
共 產 國 際
第 七 次 大 會
總 結

曼 恩 斯 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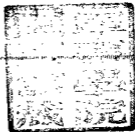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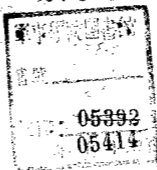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2 028 8289 9

共產國際
第七次大會的總結

曼努意斯基著



共產國際

1949.4.初版

第七次大會的總結

著者 曼勞意斯基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書店印刷

總店：瀋陽市

分店：瀋陽 哈爾濱 長春 齊齊哈爾 吉林 牡丹江

佳木斯 安東 延吉 承德 北京 天津

售. 6000.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總結

曼努意斯基

序 言

正在全世界人民生活中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關頭，正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力量對比的轉變關頭，正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轉變關頭，正在各國階級力量配置的轉變關頭，正在世界工人運動及一切勞動羣衆的解放運動的轉變關頭，共產國際舉行了第十次大會。

在聯共（布）列寧的中央領導之下，在勞動羣衆的偉大首領斯大林同志領導之下，在蘇聯社會主義獲得了最後的和永久的勝利。這種勝利，既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經濟及政治勢力，更爲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向前發展及羣衆物質生活和文化水平之空前繁榮，開闢了最廣大的前途；這種勝利，既使廣大民衆堅定的擁護社會主義，且又鞏固了國際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羣衆在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危險中的鬪爭陣地。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使勞動羣衆日益革命化，引起了資本主義整個世界內一種傾向於社會主義的強大運動。

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因爲世界經濟危機的破壞作用，無論在國際間與各國內部均發生了變動。世界經濟危機之猖獗，業已六年，在危機之中，工人階級遭受了

極殘酷的剝削，失業人數增加了數倍，千百萬農民陷於窮困與破產，甚至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亦完全陷於空前的浩劫之中。經濟危機給予各國民衆那種可怕的災禍，簡直非語言所能形容。尤其在現時，經濟危機所造成的那種社會的及政治的惡果全部表現出來，羣衆的生活情形，也就更加痛苦難堪了。

同時，在世界經濟危機本身的發展中，也表現了若干變動。毫無疑義的，現時的經濟行情，與一九三二年比較起來，確有一些改善，但是這種改善的本身，却帶着極不平衡的性質。有些國家，如英國、日本、斯堪底那維亞半島的國家，以及意大利個別部門生產已經超過一九二九年危機前的水平；另有一類大國，如美國、德國，其生產則僅達危機前的百分之八十六至八十七。最後，還有一類國家，如法國、比利時、捷克斯拉夫、瑞士，它們的生產，則在危機最低點上下或升或降。

根據這些材料，是否可以說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走出了衰落的時期，經濟危機已成過去的事實呢？不能的，今天絕不能作出這樣的結論。所以不能作出這樣的結論，則是因為就在那些已經超過一九二九年生產水平的國家裏，已表現出危機新的開始的象徵。若是以一九二九年世界危機前的最高行情為標準，則一九三二年的世界生產只等於一九二九年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在現時，即在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世界生產，只有百分之八十六。所以世界危機，現在似乎正處在一九三二年的最低點及一九二九年危機前行情最高點的半路上面。農業危

機雖稍稍有些緩和，可是仍在繼續着；世界的對外貿易較之一九二九年，却縮減了三分之二；財政危機，雖不像過去幾年來那樣尖銳，但亦並未克服。譬如說，現時不僅意大利濫發紙幣，比利時貨幣跌價，而且德國及法國均有貨幣跌價之危險。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不但沒有減輕資本主義戰後的總危機，反而使之愈益加深和加重了。

但在最近期內，資本主義經濟行情將有更進一步的改善，也許不是不可能的。然而，即令資本主義能夠一時改善了經濟的行情，但也甚至不能達到戰爭與革命第一週期後那種相對的穩定，而且也無法克服戰後的總危機。資本主義彷彿是病入膏肓無可挽救的病夫，該病夫也許有時會覺得自己似乎好了一點，然而他的一般機體則不斷的枯竭，終於死去。

帝國主義大吼瘋狂似的準備着，也證明了資本主義情況一般的惡化了。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結合，已起了變功，這在凡爾賽體系的破裂與華盛頓協定的撕毀中，顯然表現出來。德國再也不是帝國主義凡爾賽體系的犧牲者了，因此，再也不是為全世界工人階級所同情的德國了，而現在的德國，則是法西斯黑暗及反動勢力的柱石，在德國工人的屍骨上建立起了野蠻的制度，這種野蠻制度，引起了全世界勞動者的極端仇恨。現在的德國已不是魏瑪憲法的德國了，而是法西斯的德國，它給予其他國家人民以侵略之威脅，它瘋狂似的擴張着軍備，它是挑撥新的帝國主義大戰的罪魁，它是瘋狂般的

準備反蘇聯的戰爭。法國是凡爾賽體系的主動者，多年以來，它領導着準備反蘇聯的「十字軍」戰爭，但無論在凡爾賽政策上，或在共反蘇聯的陰謀詭計的政策上，都遭受了失敗，因此，不得不與蘇聯合作以保持和平。在大戰以後，小協約國即為法帝國主義所利用，為阻止蘇聯國際影響擴大之屏障，但現在小協約國却日漸轉而反對威脅它們的獨立生存的法西斯德國，並企求得到業已鞏固的蘇聯的幫助，以反對德帝國主義的侵略。凡現時不願意戰爭的帝國主義各國，在帝國主義的法西斯國家（德、日以及近來的意大利）日益變本加厲的侵略之下，都不能置蘇聯於不顧，因為蘇聯是和平及各國人民的自由的嚮山。

在遠東方面，大戰以後所賴以維持太平洋上均勢的華盛頓條約，已被撕毀了。軍閥法西斯的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進攻中國北方，開始了重新瓜分世界。日本帝國主義瘋狂般的擴大軍事工業，在東三省及中國北方集中了軍力，向蘇聯的國境修築具有戰略意義的多條道路，日本正在把它所佔據的中國領土造成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地。現在的國際聯盟，並不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主要來源，那些實行與國聯分裂以便肆意進行強盜戰爭的國家——如退出了國聯的德、日以及打算退出國聯的意大利——乃是現時戰爭的主要來源。

在國際關係的舞台上，凡爾賽及華盛頓條約之撕毀，是與各資本主義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顛覆以及法西斯運動的增長，恰相符合的。這一符合，並非偶然，

而是因為帝國主義戰爭條件的成熟與政治反動勢力的加強緊相聯系着。在德國，在歐洲的中心，法西斯主義獲得了政權，建立了對於勞苦者的一種最野蠻的、最恐怖的政治。繼而之後，則有奧國及西班牙的統治階級。在資本主義各國，法西斯到處向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及基本權利進攻。

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資本主義的世界走向空前殘暴的反動的道路，在當今二十世紀裏，所有過去歷史上宗教懲罰異教徒的新法，拷打、酷刑、活燒以及大批的屠殺，都一概復活了。

因為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影響，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的結果，因為遠東戰爭的開始，以及在中歐法西斯主義之奪得政權，使工人階級中極廣大羣衆的情緒，首先是使改良派工會的社會民主黨工人的情緒，起了轉變，這一轉變的具體表現，是在於工人階級在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鬥爭中戰鬥力之增高，法國反法西斯運動的展開以及奧國與西班牙的武裝鬥爭，即其明證。此外，這種轉變，還表現於工人階級的所有部分，不論屬於任何政黨及任何工會，都趨向於行動統一的強有力的運動。雖然這種要求統一的運動，現在方才開始發展，但一定會繼續發展而鞏固起來的，我們第七次全世界大會的決議，將大大影響這一運動的向前發展。

這種轉變，在第二國際的危機上也同樣表現出來。德國社會民主黨實行政治上的自殺，它的政策不僅替法西斯主義掃清道路，而且當希特勒上台時，竟向希特勒

投降，這就表明德國社會民主黨不但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而且不是民主的政黨了。

其次，我們要說到第二國際另一個大政黨的瓦解，即所謂『左』的奧國社會民主黨的瓦解，由於該黨之瓦解，近一年半以來，奧國共產黨曾大批吸收該黨的革命分子而成爲羣衆的政黨，在現時法西斯恐怖條件之下，竟有一萬六千黨員，但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前，奧國共產黨的黨員僅三四千人而已。

再次，我們要說到社會民主黨隊伍中的分化日益增長，且形成了左翼，日益激烈的反對該黨中的上層分子與資產階級合作，贊成該黨的工人羣衆與共產黨人實行行動上的統一。

最後，工人運動的轉變，還表現於共產國際各支部的政治上及組織上的鞏固。現在在共產國際中，幾乎沒有一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在近兩年來沒有兩三倍的增加。甚至遭受了法西斯主義嚴重打擊的共產黨，如德國共產黨，黨員的人數與合法時期比較，雖然減少了，但是處在恐怖條件之下，還能保持着廣大的羣衆基礎。過去向不過問政治的新的工人階層，現在也捲入了共產主義運動之中。自從世界大戰終結和十月革命開始以來，工人羣衆從未有像現時這樣趨向於共產主義運動。

所有這一切，乃是國際狀況中及工人運動中的基本變動，這些變動，就決定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各種決議的基本策略立場。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這些策略立場的實質，究竟

是什麼呢？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鞏固了世界無產階級在反資本鬥爭中的陣地；資本主義穩定的破壞，使資產階級情況越來越惡化；工人階級基本羣衆之開始轉向階級鬥爭的立場上來，社會民主黨工人之愈益傾向於共產黨結統一戰綫——凡此一切，使國際工人階級愈益成爲行動的力量，這種力量對各國內部以及世界舞台上的事變進程可予以決定意義的影響。現在無產階級不能僅以反資本主義的宣傳爲滿足，它必須依靠蘇聯，實行革命的積極政策，堅決反對社會民主黨所實行的『改良』資本主義制度並使工人階級成爲資產階級尾巴的那種『著名』政策。革命的積極政策，便是削弱資產階級陣地的政策，便是破壞其帝國主義的各種設施的政策，破壞其進攻蘇聯的準備，破壞其向工人階級的進攻，破壞把資產階級專政變爲法西斯化的企圖，同時這一政策，又是鞏固無產階級陣地的政策。資產階級對內對外的侵略，現在在法西斯主義和戰爭上面找到它的集中表現。在反對各式各樣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鬥爭當中，無產階級必須集中一切力量，以反對最兇惡的死敵——法西斯主義。在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鬥爭中，無產階級務須把主要的火力去反對目前戰爭的挑撥者與罪魁的那些國家。在這些鬥爭中，無產階級必須利用資本主義營壘中的一切矛盾——各帝國主義列強在國際舞台上的矛盾，資產階級各集團在國內舞台上的矛盾，但是應當以革命的精神來利用這些矛盾，切不可反爲資產階級所利用，因而減弱無產階級自己的陣地。在反對法西斯

主義與戰爭的鬭爭中，無產階級必須把可能的同盟者的戰綫，擴大到那些決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及社會革命的各種社會派別、階級及民族中去。過去有些勞動階層，因為受了社會民主黨改良政策的影響，曾經被搖到反動方面去，並決定了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中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現在無產階級這種明確的政策，及其對於事變進程的積極參加，毫無疑義的，將會使這些勞動階層重新回轉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

所有這一切，便要求共產黨適當的改變方針。共產黨應當拋棄過去黨的宣傳立場，即對於羣衆的社會民主黨及羣衆的改良工會的關係說來，共產黨人在工人階級中只是一個戰綫的革命反對派，因而對於工人階級中所發生的一切事變，是不負絲毫責任的。正因為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派的政策之破產，共產黨人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能實行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同時對於工人運動命運的責任，現在正是放在共產黨人的身上。共產黨人不能只是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團體，應當成爲在各國國內以及全世界的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因素。共產黨人應該以無產階級的革命積極政策，力謀消滅那社會民主黨政策使無產階級失敗的不良影響；共產黨人應使無產階級走出孤立的地位；在羣衆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鬭爭中，共產黨人應當使羣衆得到顯而易見的實際勝利；應當準備條件，使工人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獲得最後勝利。共產黨人應當針對社會民主黨的無希望與無前途的情形，提出鬭爭與勝利的實際前途，以提

高工人階級對於本身力量的自信心，使工人階級堅信：現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當權人物，只是暫時的人物，而世界真正的主人翁，則為無產階級。第七次大會決議的實質，正在於此。

現在要更詳細的說到我們大會的基本立場。

一 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

我們這次大會，是蘇聯已經勝利的社會主義的代表大會。

從我們國內關係的觀點看來，社會主義的勝利，究竟表示什麼呢？這一勝利，在我們國家的發展中創造了新時代。這一新時代的特點在那裏呢？第一，我們社會主義經濟生產力的向前發展，現在已經沒有而且將來更沒有以前那些大困難了，而這些困難在改造時期的初年（更不待說恢復時期），曾阻礙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現在社會主義工業化所達到的程度，使我們國家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經濟殘餘的自發性的成分，把我們國民經濟之社會主義的計劃性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現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人物，是我們在社會主義新勝利的道路上向前進展的有決定意義的力量。斯大林的『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正是表明我們國家的躍進，用恩格斯的術語來說，即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由必然的領域進到自由的領域的躍進。這就是說，先前的許多困難，或是因為客觀條件（我們國家技術及經濟的落後）的關係，或是與改造小生產的經濟結構相聯系的，到現在都成為過去的事了。我們現在還有些困難，這些困難，或是由於必須

克服經濟中及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而產生的，或是由於我們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的環境中而產生的。

第二，我們國家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使我們造成了許多條件，把羣衆的物質生活及文化程度，提高到世界上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達到的程度。我們的黨及蘇維埃政權現在集中注意於對人的關心，把這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任務中的首要任務，而這一任務的順利解決，歸根結底說來，正是使最衆多的人羣轉向社會主義這方面來的決定條件。

若是在以前，一則因為我們有困難，二則因為提高羣衆物質生活不充分迅速，於是稍微阻滯了勞務羣衆之轉向社會主義；那末現在，在我們發展的新階段上，社會主義的吸引力就愈益增大起來，而社會主義亦將日益迅速的爭取全地球上千百萬勞動人民站到社會主義的旗幟之下來。

第三，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促進了我們國家中社會政治的偉大進展，大大的向前推進了建設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業。這些進展，擴大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基礎，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因而也鞏固了國際無產階級在反資產階級鬥爭中的陣地。這種進展，使工農政權在第七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上能夠規定更加擴大無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因而也就打破了資本主義各國落後階層中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所抱的那種偏見。這種進展，加強了紅軍在社會階級方面的純一性，提高了國防的能力，到莫大的高度。最後，這種進展，加深了社會主

義社會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鴻溝；在前一社會裏，階級矛盾日益消失，而在後一世界中，則矛盾日益發展。

在國際關係上說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增強了社會主義新法在整個世界經濟系統中的比重，因而削弱了資本主義的陣地。這種勝利，同時加強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把蘇聯變為在整個世界政治中有最重大意義的力量。蘇聯是各國人民中的和平因素的作用，亦日益增大。蘇聯的和平政策，是仇視帝國主義戰爭的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整個國際無產階級及一切勞動者的政策。由於這一政策，蘇聯就成為團結一切不願意戰爭及對戰爭不感興趣的各階級、各民族、各國家、各種人民以及反對戰爭的中心。蘇聯是各國人民自由依靠的作用，也增大起來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一切力量，都認為蘇聯是最廣泛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因而不能不趨向於蘇聯。有些國家還保存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殘餘，這些國家人民的視線，都轉向蘇聯。在法西斯專政蹂躪之下的人民，看蘇聯是他們自由的策源地。人和文化的一切保護者，以及法西斯專制制度的一切反對者，都把他們自己的希望與蘇聯聯系着。國際工人階級想到在世界上有一塊領土，無產階級在那裏創立了強大的工人國家，這種意識，增大了國際工人階級的力量，並成為提高國際工人階級戰鬥力的泉源。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二年指出，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在資本主義各國內將引起走向社會主義的強大運

動，而且在這種意義上說來，這將不僅是社會主義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而是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了。同志們，我們大家都有福氣生在這個全世界走向社會主義的運動日益高漲的時代，無論法西斯的恐怖，無論那種戰爭，都不能停止這種運動。因此，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中的新階段與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聯系在一起。所以世界工人運動全部發展的前途，也和社會主義在蘇聯的今後勝利，有不可分離的聯系。因此，這一運動的一切重要問題，這一運動的一切策略任務，都要以蘇聯這個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據地之鞏固為其中心輪軸。



二 與工人階級的死敵

法西斯主義作鬭爭的代表大會

然而，與蘇聯日益鞏固的社會主義相對立的，則有腐敗了的資本主義。與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相對立的，則有資本主義各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度相對立的，則有法西斯主義及其最野蠻的敗類——德國國社主義。蘇聯是和平與自由的支柱，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堡壘；國際工人階級就團結在蘇聯的周圍，動員自己一切力量以反對法西斯主義，首先是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戰爭、蹂躪忌憚的資本主義壓迫及資產階級反革命的策源地。第七次代表大會，表現民衆反法西斯主義的偉大怒潮的代表大會，最廣泛的動員工人、農民與城市小生產勞動者、以及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的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大會，用主要的火力來反對法西斯主義。

有些人以為我們集中火力反對法西斯主義，因而就要減弱我們反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鬭爭。這種論據，恰好等於有人說，我們反對帝國主義，因而就減弱羣衆對一切資本主義制度的憤恨。如果不加緊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那末，究竟能否順利進行反對資本主義的鬭爭

呢？不能夠的，因為法西斯主義日益成為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資本主義的主要政治形式。現在沒有什麼人道的、民主的資本主義，而只有野蠻的、反動的資本主義，法西斯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如果不用主要的火力去反對法西斯主義，能不比類到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呢？不能夠的，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出於資本最反動的、最抱極端國家主義的與最具有帝國主義性的分子之公開的和卑鄙的專政形式。我們摧毀這些分子的政權，也就是摧毀整個資產階級的陣地，因為資產階級是與財政資本的最反動的、最抱極端國家主義的與最具有帝國主義性的分子有不可分離的聯系。

有些人以為，我們提出共產黨人與社會民主黨人團結統一戰綫，共同進行反法西斯主義戰爭的提議，就是修正了列寧對於社會民主黨作用的論斷——社會民主黨是資產階級主要的社會支柱；同時也就是放棄了斯大林的論點——法西斯與社會民主黨並非互相對立的，而是雙生弟兄。真的這樣麼？若是德國與奧國的社會民主黨，不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而是與法西斯主義互相對立的，那末，法西斯主義無論在德國或在奧國，都不能取得政權了。如果不再為資產階級的社會支柱，而成為與法西斯主義相對立的，那末，這就是說不會有系統的對法西斯主義讓步和投降了，而是與它鬪爭了；而且當法西斯主義向工人階級進攻的時候，就不是打擊共產黨，而是與共產黨締結戰綫的同盟以反對法西斯主義了。然而社會民主黨所採取的階級合作的一切政策，

却是爲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這就證明了下述立論是正確的，就是社會民主黨與法西斯主義並不是互相對立的，而是雙生弟兄。社會民主黨之與資產階級聯合的一切政策，促成羣衆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失望，便利於法西斯運動的順利發展，這又證實列寧的論斷是正確的，即社會民主黨是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正因為社會民主黨是法西斯主義的雙生弟兄和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所以它使中歐工人羣衆遭受失敗，並促進法西斯反動勢力在全世界上的進攻。正因為對法西斯主義實行有系統的退却的政策，德、奧兩國的社會民主黨，使自己處在被追逐和被偵緝的地位；也因為這一政策，使社會民主黨的千百萬工人及其團體，現在均被迫而處於非法的地位。因此，不僅德、奧兩國的工人階級，而且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人階級，都開始與社會民主黨雙生子們的政策分裂，轉而實行與法西斯主義互相對立的政策，正因為如此，工人階級要求社會民主黨不再成爲資產階級的主要社會支柱。在全世界發展着的統一戰綫運動，其意義就在這裏。

共產黨人若是不估計到工人階級中及社會民主黨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動，若是不用統一戰綫的策略去幫助該黨中的優秀部分及其羣衆走上與法西斯主義互相對立的戰綫政策的道路，並使資產階級不能再利用社會民主黨爲其社會的支柱，那末，共產黨人就不是革命家，而是教條主義者。正因為法西斯主義是工人階級及勞動羣衆數百年來所積蓄的對資本主義的一切仇恨之集中點，

所以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把法西斯主義作為工人階級戰鬪行動的總目標。我們這樣去幹，不但沒有把我們反對別種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鬪爭，放在次要的地位，反之，我們動員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準備資本主義及其資產階級專政的一旦形式的顛覆。

社會民主黨人說道，共產黨這樣去幹，無論如何是改變了它以前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的態度，由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反對者變成它的擁護者了。這種說法是正確的麼？不，同志們，這是不正統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來既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絕對擁護者，像社會民主黨首領那樣，也從來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絕對反對者，像無政府主義者那樣。

對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問題，我們是以革命辯證論者，以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斯大林的学生來處理的。例如在德國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革命時，當時所進行的鬪爭，在於德國到底應該成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呢或成為塞薩埃共和國，當時諾斯克擁護資產階級共和國，屠殺工人，在這時期中，資產階級民主制，是團結德國一切反革命力量的旗幟。在我們十月革命以後，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口號，也是同樣的情形。立憲會議與塞薩埃政權比較起來，是後退一步，這將成為我國走向資本主義復辟的一個決定的步驟，所以布爾塞維克當時解散了立憲會議，所以當時無論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或高爾恰克及鄧尼金匪幫，都團結在立憲會議的周圍。在這些條件之下起而擁護資產階級民主制，那就等

於擁護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反對無產階級革命。

現在的情形是不同的了。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現在無產階級當前的問題，不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或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或法西斯主義的問題。在現時，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口號，與法西斯主義比較起來，是前進一步；現在用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口號與法西斯主義作鬥爭，比之用直接為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口號，更能吸收廣泛的階層來參加運動。因此，共產黨為動員羣衆反對法西斯主義起見，在若干法西斯國家或法西斯化的國家內，提出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要求，這是極端正確的。

然而不僅在革命時期，就是在資本主義穩定時期，如果共產黨人以這樣的辦法去處理資產階級民主制，那就是在工人階級面前犯了大罪，因為在資本主義穩定時期，資產階級民主制還沒有直接受到法西斯主義危險的威脅，而且當時並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民主制，成為社會反動的主要形式，當時資產階級也不是經過法西斯主義，而是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去實現自己的統治。工人階級在這個時期反對維馬憲法的共和國，並非因為這是共和國，而是因這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它摧殘工人階級的罷工，經過塞爾格別兒的手，槍擊工人的示威進行，解散反法西斯的團體如紅色戰士團，並把革命工人囚禁在監獄之內。

然而，當法西斯運動開始猛烈發展的時候，當法西斯奪取政權的危險開始成然的時候，無論共產黨人，無

論德國工人階級，對於維馬憲法的共和國都不能仍舊抱着以前否定的立場了。如果現在我們可以批評我們兄弟的德國共產黨的立場，那末，正要批評它對於維馬憲法的共和國的態度，改變得太遲了，當時環境已經改變了，可是它仍在繼續重複那些陳舊的老調。

社會民主黨人說，共產黨人竟然寧肯要資產階級民主制而不願有法西斯主義，因此，共產黨人也贊成『小害』的政策了。是的，我們共產黨人寧肯有小禍，而不願有大禍。我們與社會民主黨不同的地方，並不在於此。我們所以揭露社會民主黨的『小害』政策，因為這是販賣資產階級民主制和直接幫助法西斯主義的一種政策。試回憶一下，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布魯寧政府——準備法西斯主義上台的政府——時期的立場吧。當時這個政府頒佈了種種法令，如減少工資，剝奪工人的政治權利，並使維馬憲法的共和國法西斯化。德國社會民主黨當時在『小害』政策的名義之下，曾擁護這種種法令。法國共產黨人及社會黨人對於法國的布魯寧——杜美格政府所採取的路綫，是否也是如此的呢？不是的，他們在法國作了鬥爭，反對法國頒佈這類法令，並且依靠統一戰綫的鬥爭推翻了杜美格的政府，使法國資產階級遭受失敗。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布魯寧結成同盟，反對共產黨，但是法國社會黨的工人及共產黨人却彼此團結一致，以反對杜美格，——其不同之點，就在於此。

在法西斯暴力的面前，德國社會民主黨號召羣衆保持合法的立場，以挫折羣衆的意志，因此，德國社會

民主黨不是保護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是讓法西斯主義去摧殘資產階級民主制；但是法國共產黨人沒有放棄議會的鬭爭手段，而同時却着重於議會以外的鬭爭手段，所以它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擁護了資產階級民主制，並且戰敗了法西斯主義。因此，我們看到，在德國及在法國的結果，是不相同的。

三 爲反帝國主義戰爭、爲和平、 爲擁護蘇聯而鬪爭的代表大會

然而國際工人階級，還根據對外政策性質的理由，集中全力以打擊法西斯主義。現代的一切資本主義大國，無論法西斯國家或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國家，但是實行最侵略的帝國主義政策的，却是法西斯政府，它卑鄙無恥的撕毀一切條約，並把其在內政上所用的土匪手法，也應用到國際關係上面來。

世界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增長，使世界上的一切階級、人民及國家的力量，分成兩個營壘：即戰爭的營壘及和平的營壘。法西斯主義是從事戰爭及加速戰爭爆發的一切力量的中心；法西斯主義的最反動和最有侵略性的形式，在歐洲則是希特勒的德國，在亞洲則是軍閥法西斯的日本。一切人民羣衆、工人、農民、城市勞動者以及一切誠實擁護和平的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尖銳的感覺到，法西斯主義就是戰爭。德國想在歐洲稱霸，就威脅着它的一切鄰國。日本宣佈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亞洲所負的特殊使命，已在中國進行着戰爭。德國也好，日本也好，它們侵略的鋒芒都是反對蘇聯。意大利企圖鞏固地中海中的地位，更牽動武裝，站在阿比西尼亞的

邊境上。

蘇聯是反對戰爭及戰爭挑釁者的一切力量的中心，蘇聯團結在自己周圍的，不僅有國際無產階級，而且還有不願意戰爭的其他各階級，以及弱小民族和人民。

在這些條件之下，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並不抱着這樣的觀點，就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都負有一樣的、同等的責任，而是集中自己的火力去打擊發動戰爭的法西斯，打擊德國、日本及意大利的法西斯。

然而人家會問我們：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候，有人根據當時公佈的藍皮書、白皮書、黃皮書等等來尋找發動戰爭『罪魁』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這種立場不是與這種人的觀點一個樣麼？而實際上，那時參加第一次大戰的一切帝國主義者，都負了連環的同等的責任。把一九一四年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局面與現在的局相比較，那簡直是荒謬之至。現在有蘇聯，它是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根本改變了帝國主義矛盾的方向。現在世界分爲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這是世界的根本矛盾。現在世界無產階級有可擁護的國家，即擁護自己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另一方面，現在又有法西斯主義，它是資產階級反動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最野蠻的形式，它無論對本國或外國人民都實行了奴役制度，它反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凡此一切，在第一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都是未曾有過的。現在怎麼能夠採取抽象的『一律的辦法』去應付現時帝國主義

戰爭的危險呢。現在擁護蘇聯的利益，決定着世界無產階級對於戰爭態度的基本路線，但在一九一四年，優秀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立場，則是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在戰爭中遭受失敗。現在把德、日、意當作發動世界大戰的罪魁來反對，這種立場是真正革命的立場，這種立場是適合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利益的，是適合於保持各民族間和平的利益的；但在一九一四年，『禍首』的理論，對本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目的，是起了掩飾作用的。現在，在為和平而奮鬥的事業中，應當按照資本主義國家營壘內所發生的國家集團間的變動，而採取加倍具體的辦法以處理各國的立場。

我們在建立凡爾賽體系的時期處理各資本主義強國的相互關係所採取的那種老辦法，現在已經不適宜了。因此，我們對於國際聯盟的態度問題，要依照新的立場來決定了。

國際聯盟對於資本主義世界現時所造成的局面，要負完全的责任，這是無可懷疑的。國際聯盟是凡爾賽體系的主謀者，它養了德國法西斯主義，造成了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

然而現在當凡爾賽體系塌台的時候，國聯之成為凡爾賽政策的工具的作用，也大大的減低了。侵略野心最大的兩個法西斯國家——德國與日本之退出國聯，蘇聯之加入國聯，凡此一切，都變更了國聯的性質。現在能够使加入國聯的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動戰爭的法西斯互相對立，且能利用國聯以保持和平。又可以用羣衆的力量，

逼迫國聯，以便在國際關係的範圍裏，保持和平，恰如羣衆在本國一樣，以自己的力量，去逼迫議會實現某種設施。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同樣具體的處理各國的作用的基礎上，關於保護弱小民族及弱國（這些國家的獨立性大受法西斯侵略之威脅）的問題，也通過了非常重要的決定。若是藉口弱小民族及帝國主義大強盜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將它們混爲一談，那是不正確的。因此，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曾宣佈弱小民族及弱國，有防禦帝國主義大國侵犯「以保護民族獨立的權利」。大會以全力着重指明，這類國家中民族資產階級的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可以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質，而在這些場合，共產黨人的責任，便在於積極參加爭取民族獨立的武裝鬥爭，站在這種鬥爭的前綫，而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帝國主義敵人的失敗。可是在這裏，共產黨人：第一，應當力謀把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變成爲真正的人民戰爭，如像中國蘇維埃那樣；應當力謀武裝全國人民，以使用雅各賓手段，用革命的辦法來進行戰爭。

第二，爲吸收全體勞動人民對帝國主義敵人進行最廣泛的與最有成效的革命自衛起見，共產黨人應該以全力進行鬥爭，擴大民衆的民主權利和自由，鞏固工人、農民及全體勞動人民的經濟地位，以及爭取少數民族真正與完全的平等。如果不完成這種條件，則人民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

第三，共產黨人應該號召全體人民敏銳的警惕本國

資產階級，並組織勞務羣衆，以反對出賣祖國及人民的賣國賊。共產黨人所以應該揭穿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是因為它進行戰爭，而是因為它進行戰爭不甚堅決又不甚努力，是因為它採用不適當的手段，採用資本主義的手段去進行戰爭，且因害怕民衆而力謀與帝國主義敵人實行妥協。

然而，不僅在處理各國形勢之特點時，不能採用『一律辦法』，就是在完全不同的條件下行動的各國共產黨之策略上也不應採用這種辦法。已經掌握政權的共產黨，其策略與剛剛引導工人階級去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所採取的策略，不是常常一樣的，而在一九一四年時，當時還沒有蘇聯，敗北的口號對於各參戰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必須遵守的策略。

愛爾科里同志在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曾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執政的共產黨的立場，與正組織工人階級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共產黨的立場，可以不相符合的。

同志們，你們還記得吧，不久以前，資產階級，以及跟在他們屁股後面的社會黨人，都企圖從斯大林同志在對拉伐爾談話中的言論與資本主義國家內共產黨的立場，特別是投票反對軍事信用借款，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軍事設施的法國共產黨所站的立場這兩者之間，找出『矛盾』來。資產階級及社會黨的報紙，都用謊言斷定說，斯大林同志爲各民族間和平事業的言論，法國無產階級是不會懂得的。

勞動羣衆，首先是法國工人如何答覆了這種論斷呢？他們是否懂得了，蘇聯反對法西斯侵略的和平政策，是爲一切人民謀利益的，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陣地的呢？關於斯大林同志與拉伐爾談話的聲明在法國公佈十天以後，巴黎及其近郊正舉行市政府的改選。法國工人階級及廣大勞動羣衆選舉共產黨人，其票數之多，爲衆意所不及料。這就是他們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法國勞動羣衆以自己的投票表明了他們完全贊許蘇聯無產階級所實行的和平政策，又十分了解蘇聯無產階級的立場與法國共產黨人立場之間的差別。

法國共產黨人的立場，是怎樣的呢？

十分嚴格的遵守法蘇協定，對於法國無產階級這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因爲這一協定是爲全世界和平謀利益，反對法西斯戰爭挑釁者的。然而法國無產階級及法國共產黨人並未與「本國」資產階級締結任何協定。法國資產階級隨時能夠企圖調動自己的軍隊，去反對工人階級。這種軍隊，不僅可以用於保衛法國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目的，而且可用於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帝國主義目的。法國軍官中間有不少法西斯分子，他們幻想在本國舉行法西斯政變，並企圖出賣法國人民而與德國法西斯主義妥協。因此法國共產黨人聲明，他們將投票反對軍事信用借款，反對法國資產階級的一切含有軍事性質的設施。同時，他們現在向廣大民衆揭穿，並且將來也毫不放鬆的要揭穿企圖與德國法西斯主義妥協的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化與半法西斯化的政治家的動搖不定與擺盪。

同志們，還要向你們舉一個例子，以證明執政黨的特殊情形，如不明瞭這種特殊情形，那末，在決定策略路線時，就會作出一大堆錯誤。這裏要說的，就是因意大利、阿比西尼亞衝突，而對意實行抵制口號問題。

第二國際及阿姆斯特丹國際要求國際聯盟對破壞和平者的法西斯意大利，實行制裁。然而他們能夠保證國聯各會員國都真正集體、真正自願的、毫不欺騙的對意大利實行這種制裁嗎？自然不能。然而社會民主黨的一切反動分子，却要求無產階級國家先實行這種制裁。

試想一想，資產階級國家不實行這種制裁，而蘇聯單獨一個國家却實行第二國際及阿姆斯特丹國際的建議，究竟誰佔了便宜呢？與意大利保持關係的資本主義各國佔了便宜。那末究竟誰吃了虧呢？吃虧的不是意大利，而是蘇聯。實際上抵制並不是反對意大利，將轉而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了。第二國際及阿姆斯特丹國際所要求的封鎖蘇彝士運河的辦法，是適合於英帝國主義的利益的，而英帝國主義對於阿比西尼亞的『獨立』，正表現出極端可疑的愛護。然而共產黨人既不願步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政策之後塵，也不願被英帝國主義拖入水中。因此共產黨人在『不閉一車不閉一船去幫助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戰爭』的口號之下，進行羣衆的獨立活動作為工作的重心，同時自然並不放棄把逼迫國聯作為鬭爭的輔助方式，這樣，豈不是更好麼？

各種策略上的不同，就是如此。

關於勞動羣衆反戰鬭爭的前途問題，新的環境，要

求我們依照稍微不同的方法來提出。在這裏，那種純粹宣傳氣味的老調子，是不適用的。只要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戰爭就不可免，這是無可爭論的；然而我們不能只限於說明這種絕對正確的觀點，而聽天由命束手坐待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這也是無可爭論的。我們現在比較一九一四年前夜，有更大的可能，去順利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現在有日益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保衛和平。現在這個國家有強有力的紅軍，這是國際無產階級爲和平而鬥爭的工具。現在有工人階級的國際政黨——共產國際，它絕不會像第一次大戰前的國際那樣，遇着戰爭就要投降。現在工人羣衆因爲受了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的經驗，在戰爭危險增長的條件之下，他們對於戰爭的特別深刻的仇恨心，也更加擴大而成熟了。現在世界無產階級憑着蘇聯，並利用資本主義各國間的矛盾，實有可能建立最廣大的反戰的人民戰線，不獨包括其他階級，而且凡受戰爭威脅而有亡國危險的弱小民族及人民，也都包括在內。現在因爲有蘇聯的和平政策，所以國際無產階級在反戰的鬥爭中，能夠利用那些由於各種原因而不願意戰爭或害怕戰爭的人國的立場。凡此一切，要求共產黨不只限於反戰的宣傳，且要實行真正的反戰政策，而團結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就是實行這種政策的最重要的條件。如果無產階級的力量，沒有這樣團結起來，那末既不能順利進行反戰的鬥爭，又不能順利進行反對發動戰爭的法西斯主義的鬥爭？

四 爲工人運動的統一而鬭爭的 代表大會

(一) 統一戰綫

因此，我們的大會，又是爲世界工人運動的統一、爲行動的統一、爲職工會的統一、爲政治的統一而鬭爭的代表大會。現在先講統一戰綫的問題。統一戰綫的實質，並不在於兩黨（共產黨及社會民主黨）締結某種形式的協定，並不是在該協定有效期內，爲在工人運動中劃分『勢力範圍』起見，兩黨暫行停止彼此相互間的鬭爭：『這是你的勢力範圍，那是我的勢力範圍，誰也不妨礙誰，以便彼此相安過着隣友的生活，誰也不生氣，誰也不得罪誰』。只有看重其安逸太平生活的市儈，才能這樣提出問題，爲工人階級謀利益的人，決不如此。協定及公約，都是輔助的事情；而統一戰綫的基本事情，則是各種政治傾向的工人共同行動以反對資本——共同的敵人，而這種行動的前提，是要社會民主黨的工人轉到階級鬭爭的立場上來。如果沒有這種基礎，沒有階級鬭爭，就不能有統一戰綫。因爲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的一大批羣衆尙組織在社會民主黨及改良派工會之內，又因爲這些羣衆尙爲他們黨的紀律和工會的紀

律所約束，所以必須與這些團體締結協定，以便應用統一戰綫去發動羣衆鬥爭，以反對資本的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也不能認爲統一戰綫的基本事情，就在於揭破社會民主黨中的反動分子。揭破那些破壞工人階級的鬥爭的分子，固然是必要的，因爲如果不打擊擁護資本利益的工賊，那就不能順利進行反資本的鬥爭。然而揭破這類分子，並不是目的本身，而是附屬於統一戰綫的主要目的的，統一戰綫的主要目的，在於動員工人羣衆進行反資本的鬥爭。

實際上統一戰綫應該如何，法國統一戰綫運動就是一個榜樣。

同志們，大家還記得法國如何發展起這一運動吧。這一運動是從逝世的巴比塞所組織的不大的反戰運動開始的，但到了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以後，就更加十分積極化了。

德國法西斯制度的猖獗（它指明了法西斯主義給工人羣衆帶來了什麼東西），法國法西斯主義者（他們爲德國法西斯那樣容易勝利所鼓舞）活動的再起，德國法西斯瘋狂的擴大軍備，法國勞動羣衆之更加感到戰爭的危險，法國勞動羣衆之日益傾向於蘇聯，尤其在法國政府變更其反蘇聯的方針以後，更加強烈——凡此一切，造成了發展反法西斯運動的順利基礎。一九三四年二月六號，尚未充分強固的法國法西斯，就已決心出來比武，企圖推翻議會制的政府。因此，法國法西斯主義便

利用甚囂塵上的斯塔維斯基（大投機家）案件，打着反對議會貪污的招牌，到街道上示威。這真是可笑的事情！這種極卑鄙的賄買運動，本來就是資本大王所收買的，而這種運動的扮演者，還以保守廉潔自任！

達拉第急進派政府調遣了警察及憲兵，以保護自己及受法西斯搗毀所威脅的議會，於是法西斯和政府武力發生了衝突。結果送命者數人，受傷者幾十人。於是一切反動派就哭喊起來：『竟向人民開槍！』看吧，只許向工人開槍，却不許觸犯這些搗毀工人區的混帳東西的毫毛！

在最一開始時，在共產黨隊伍裏有過短時間的倉皇失措。法西斯的『打倒達拉第政府，打倒兇手政府！』的口號，在開始時，沒有受到共產黨方面的充分反抗，而且有些地方，共產黨人却跟着法西斯在街道上重複推翻達拉第政府的號召。然而共產黨很快的定出了方針，開始批評達拉第，但並不是批評他開槍，而是批評他開槍不夠，批評他遇到法西斯的威迫，就投降了，批評他接到警察憲兵與法西斯陰謀家衝突的消息以後，竟痛哭流涕，呈請辭職。這就是米拉波當今的後裔擁護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勇氣』，他們怕下決心比怕什麼都厲害，還有什麼辦法呢？

若是工人階級不起而守衛共和國，那末，這個共和國必定被出賣了，而且是被共和派的人親手出賣了。工人階級覺到了，法國人民中共和派分子堅決性的程度，將依靠於工人階級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堅決性。二

月九號，巴黎無產階級，響應共產黨之號召而舉行了答覆法西斯主義的示威。無論社會黨如何號召其黨員不參加這次共產主義的示威，可是社會黨工人却到共和廣場去，與共產黨人一起，勇猛的與警察作鬥爭。在爲政治熱忱所激發和燃燒的局面中，巴黎工人不顧社會黨首領的反對，沒有公約，沒有協定，這實現了統一戰綫。

法國其他各地的工人情緒，亦是如此，這使社會黨及改良工會的首領們不能不感覺到，對於這種情緒必須給以出路，不然，則人民的憤怒必將轉到他們的頭上來發洩。因此，改良派勞動聯合會下令於二月十二日舉行總罷工，而統一勞動聯合會自二月七日起就準備政治罷工，所以也號召工人參加這次罷工。二月十二號的總罷工，與奧國工人的武裝鬥爭同時開始，參加罷工的約有四萬人，在工人運動史中，無論那次罷工都很少像這次罷工得到這樣極廣大的人民階層的同情。革命空氣異常緊張。資產階級感覺到，形勢的緊張，已達到破裂點，工人階級決不會不戰而讓法西斯主義上台。

二月事件是歐洲工人運動中的轉變關頭，決定了由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轉爲無產階級的反攻。它使資產階級喪失了自信心，而提高了無產階級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二月事件的意義，是社會黨及改良派的工人激烈的轉向階級鬥爭的立場上來，二月事件在鬥爭的火焰中奠定了那無論什麼詭計都不能打破的行動統一的基礎。一九三四年春，在徒魯茲所舉行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就約有三分之一的代表投票贊成必須派代表團赴莫斯科進

行關於建立行動統一的談判。而實際上，社會黨上層分子的這種投票，就證明了，在下層，有極大多數的社會黨羣衆主張統一戰綫。

然而社會黨的上層分子雖不能再分裂統一戰綫運動，可是他們仍然能够抵抗，以破壞這一運動。大家都知道，社會黨的工人，在大風暴的時日中，比在激烈戰鬥後稍微安靜下來的時候，更加容易破壞『黨紀』。因此，共產黨力求與社會黨領導締結關於行動一致的正式公約。社會黨右派玩弄手腕，以兩黨在組織上合併的口號，來對抗鬪爭的統一戰綫的口號。共產黨用下面的辦法去揭破統一戰綫的敵人這種太笨的手腕，就是提出具體條件，作為組織上合併的綱領，後來這些條件就成了第七次大會關於工人運動的政治上統一的決議之基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兩黨終於簽訂了關於行動統一的公約。這種公約是否有了好的結果呢？毫無疑義的，是有了好的結果。在行動統一中得了便宜的是法國工人階級及勞動羣衆，受了損失的却是資產階級及法西斯。

行動的統一，幫助法國無產階級打退了法西斯主義在法國頭幾次的襲擊，結束了準備法西斯專政的杜美格政府，削弱了資本對羣衆生活水平，特別是對於政府職員及國營企業和市政府企業工人的生活水平的進攻；鬪爭的統一戰綫的建立，成為有利於工會統一的偉大運動之起點，這種運動促成了許多工會組織的合併，尤其是促成了鐵路工會的合併，並準備了兩個勞動聯合會合併

而爲一個統一的勞動聯合會；統一戰綫是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及戰爭的全體人民戰綫的基礎，而人民戰綫又會成爲其他階級反法西斯力量的吸引中心；法國無產階級以自己的經驗充實了國際的工人運動，而且證明了，及時發動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與奧國及西班牙不同）能够免除多餘的犧牲和悲慘的失敗；最後，法國統一戰綫運動，把全世界工人運動的統一問題，提在議事日程上來了。現在國際社會民主黨無法拒絕已成爲全世界千百萬工人要求的統一戰綫了。

（二）職工會的統一

改良主義者現在無法拒絕職工會的統一，在七次大會以後，職工會的統一，成爲全世界工人階級有決定意義的任務了。這並不是遙遠將來的任務，而是今天和明天的緊急問題，這個問題的實際解決，證明我們如何善於實現第七次大會所決定的新策略方針。

要解決這個任務，我們就必須有更大的毅力和精力以及更能幹的辦法，因爲在職工會合併方面，有很大困難，而且我們在這方面所得到的成績，比我們在政治方面實行統一戰綫的成績，還要少得許多。這是因爲我們的各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比較起來，多半都是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大大的逼迫社會民主黨，但在職工運動方面，我們却薄弱了。在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內，除法國及捷克斯拉夫兩國外，我們沒有大的赤色工會。就

在這兩個國家內，赤色工會與改良工會力量的對比，還不及共產黨與社會黨力量對比那樣大。正因為法國赤色工會比其他資本主義各國的赤色工會強大一些，所以它能夠克服改良派的勞動聯合會的反抗，大大的推進了職工會合併的事業。至於其他各國，共產黨正在改正若干年來的宗派主義的過失，現在尚談不到這一點。我們未曾在改良派工會中很好的進行工作，所以我們在工會合併的事業方面，在實行經濟圖字的統一戰綫方面，都落後了。

在職工運動方面統一戰綫之所以發展較慢的另一個原因，就在於在經濟危機的條件之下，因有廣大的失業工人，發動政治鬭爭較易於組織罷工運動。

凡此一切原因，使改良派工會首領直到如今能夠阻礙職工運動方面統一戰綫之更迅速的發展。而這種情形又轉而妨害了行動統一戰綫之繼續發展及其組織上的鞏固。若能辦到工會的合併，那末，國際的鬭爭統一戰綫的事業亦必邁步前進。

反對職工會統一的人，現在企圖證實他們危害無產階級利益的立場說，這種統一對於阿姆斯特坦國際原有的力量，並不能增加好多。這些人常常提出下列論據：阿姆斯特坦國際總共約有九百萬會員，而職工國際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的會員只有百餘萬人，兩個合併起來亦不過一千萬人而已。

這樣提出問題，是完全錯誤的，是純粹機械的。這樣提出問題，是把具有重大階級意義的問題，變為純

粹的算術的玩藝了。同志們，工人運動的統一，不是算術，而是更複雜的事情。而且改良派的算術，是用減法以代替加法。改良派的算術，爲了某種原因，把職工國際會員的總數，『減去』了蘇聯職工會的一千九百五十萬會員。這一千九百五十萬人所代表的不僅是他們自身，而且又是代表社會主義勝利的國家，代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並且他們還用這個政權來擁護世界無產階級。請試想一想，如果我們以革命的加法代替改良派的減法，把有組織的工人階級的一切力量都加在一起，那末，世界工人運動應該有多麼大的力量啊。如果我們消滅了資產階級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的隊伍中所進行的『除法』，那末我們就能用『乘法』來加倍計算工人運動的力量。我們一定能够加倍計算這些力量，因爲我們對於工人運動統一的估計，不是用算術的方法，而是用政治的方法。

這樣，革命工會必能把一種新鮮力量帶進阿姆斯特坦職工運動中去，必能使它積極化起來。聯工會分裂現象之消滅，必能使工人階級像一支團結一致的有紀律的軍隊一樣，去發動反對資本的進攻；資本家亦不能利用工人的分裂，不能利用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以反對工人階級的另一部分，而且統一的聯工運動在正確領導之下，多半必能保證工人爲直接要求而順利的進行鬭爭。單只工會合併這一事實，不僅在有組織的工人中間，就是在無組織的工人中間，必能引起很大的熱忱，合併以後，所得到的熱忱以及在爲直接要求而鬭爭中所

得到的顯而易見的實際結果，必能使無組織的廣大工人羣衆大批的加入統一工會裏來。法國的經驗現在已經證明了，凡是在實際上達到工會統一的地方，比如在鐵路工人中間，現在無組織的工人日益趨向工會；如果保持着職工運動的分裂，那就不獨障礙着行動統一的發展，並且也阻礙着職工會吸收新會員。

若是在阿姆斯特丹國際及職工國際相互合併的基礎之上成立了統一的職工會中央，那末，許多自治的工會，無政府工團派工會，基督教工會，就不得不與大的統一的工會採取一致行動，甚至多半無法拒絕工會統一的實現。這點對於西班牙及捷克斯拉夫都特別重要，因為在西班牙有不少的無政府工團主義運動，而在捷克斯拉夫則有幾個職工會的中心。

其次，凡是養成用純粹算術法的人，看不到工會的合併，必能多麼提高工會在無組織工人中的威信，多麼加強工人階級對於自己組織的信任。工人階級組織性的程度這樣的提高，它的戰鬥精神和對自己力量的信心之增長，它的反資本鬭爭的一致性——凡此一切必能成爲阻擋法西斯主義（它用盡一切手段——恐怖、收買、招搖攪騙、造謠污蔑，在工人隊伍中挑撥離間，摧殘工人的銳氣）的强有力的屏障。

我們對於實現職工會的統一，並不提出任何條件。我們只求統一的工會真正保護工人階級的經濟利益，只求工會不至於違背其階級的使命而成爲實行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機關。若是這點被接受了，則職工會的民主機關

題也自然而然的解決了。在改良派工會內爲什麼沒有這種民主制呢？爲什麼拙劣的假造工會下層羣衆的意志呢？爲什麼開除最忠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個別會員及整個團體呢？因爲那些反動的改良派上層分子所運用的政策，既不適合工人的階級利益，又不適合工人的意志。如果改變了這種政策，如果職工會變成階級鬭爭的機關，那末，無論誰都用不着壓服工人的意志，用不着開除那些最積極擁護階級鬭爭的人了。我們共產黨人，向千百萬工人羣衆與直而坦白的說，不破裂與資產階級的同盟，就不能有職工會的鞏固的統一，就不能有職工會的民主制。

（三）統一的政黨

如果與資產階級聯盟的破裂，足以實現及鞏固工會的統一，但是，這對於實現政治上的統一還是不夠的，因爲政治上的統一是比工會的統一更高的統一形式。把工人階級的力量團結在統一的政黨之內，這一任務，比之實現工會的統一，更加困難，更加複雜。這一任務，即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也引起了大的懷疑。有些同志莫明其妙的問：『怎麼一回事呢？要聯合社會民主黨員，可是，我們爲什麼在戰後整個時期內要與社會民主黨進行不可調和的鬭爭呢？我們在自己隊伍中曾進行鬭爭反對機會主義的傾向，即是反對那種對社會民主黨表示極微小傾向的不堅定分子，當時共產國際各支部爲了布

爾塞維克化會進行重大的工作，請問這又是爲什麼？豈不是我們把自己過去一切政治鬭爭都一筆勾銷了麼？」同志們，不是的，不會一筆勾銷了的。

如果我們自戰後以來沒有進行鬭爭以反對社會民主黨，反對自己隊伍中的一切偏向，求得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化，那末，我們決不能像現在一樣提出統一政黨的問題。我們以我們自己反對各種機會主義的鬭爭，鍛煉了自己的黨，成立了基本的共產主義骨幹，因此現在我們才能够勇敢的發起創立工人階級統一的政策。

在一九二〇年，當時列寧寫了二十一條，我們在那時不能像現在一樣提出工人階級的政治統一的問題。爲什麼呢？因爲當時在資本主義各國，我們所有的，祇是共產主義的宣傳團體，而不是在選鬭中經過考驗而富有布爾塞維克經驗的政黨。試回憶一下我們在那時期最有羣衆的和最先進的支部之一——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二〇年的情形吧：當時該黨在盧森堡及李卜克內西被殺以後，爲內部的紛爭，如與「左派」的紛爭，與「民族布爾塞維主義」的紛爭，與保羅·列威型的右派的紛爭，與黨內極大的社會民主黨殘餘及動搖的紛爭等，鬧得四分五裂了。或者再回憶一下一九一九年匈牙利的例子吧：當時匈牙利年青的共產黨，在政治上還沒有鍛煉好，在組織上還沒有鞏固，即與社會民主黨的大團體合併起來，其結果，共產主義的先鋒隊就在社會民主黨分子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性中融化了，這也就是匈牙利蘇維埃政權倒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現在，因爲我們黨爲布爾塞維克化進行了多年的鬥爭，達到了自己隊伍的鐵一般的統一，在很多國家中經過了大的階級戰鬪，受過了祕密工作的鍛鍊，所以在一定的具體情形之下，我們能够依照新的辦法提出創立無產階級統一革命政黨的問題。

這樣提出工人運動的政治統一的問題，在原則上是沒有錯誤的。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是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政黨。然而無論在經濟方面，或在政治方面，如果沒有工人階級力量的聯合，就不能達到無產階級的勝利。工人運動的分裂，只是有利於資產階級，使它能夠破壞無產階級的勝利。另一方面，共產黨人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因而也就準備着完全實現無產階級的統一，因爲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才能肅清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影響與消滅工人階級分裂的一切可能性。因此，共產黨人才是工人運動統一的真正創造者。

與資產階級實行合作的政黨，是否也可以這樣看待自己呢？這樣的政黨，因爲與資產階級實行階級合作，於是就分裂了無產階級，因而鞏固了資產階級的障地，促成了無產階級的失敗，破壞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建立。誰要像社會民主黨的反動分子一樣，到現在還繼續其階級合作的立場，誰就不能不成爲工人運動統一的敵人，不能不成爲有意的分裂工人隊伍的罪人。就因爲如此，所以只有我們共產黨人，才有權利高舉工人運動的政治統一的旗幟，高舉無產階級的革命

政黨統一的旗幟。

然而我們共產黨人並不是無論那一種統一，都贊成的，並不是爲了統一無論出多少代價也可以的。英國工黨是『統一』的，可是這種『統一』若被該黨反動首領利用去掩護資產階級的政策，請問這種『統一』又有什麼用處？奧國社會民主黨在二月事件之前，也同樣自誇其『統一』，可是這種統一却經不住第一次嚴重的階級戰鬪的試驗。這種形式上的統一，對於無產階級是有害的，這種統一，只能阻滯社會民主黨工人因恐怕破壞這種表面上的統一而轉上階級鬪爭的立場。我們共產黨人則主張在原則的基礎上實行有組織的政治上的統一。我們所主張的工人階級的統一政黨，即是毫不顧身爲工人階級的利益，爲無產階級革命鬪爭的利益而服務的政黨。

因此，第七次大會聲明，只有在下述條件之下，才能創立這樣的政黨：『要完全與資產階級脫離關係，並且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聯盟要完全破裂，預先實行行動的一致；承認用革命手段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和必須建立以蘇維埃爲形式之無產階級專政；拒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幫助本國的資產階級；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來建設黨，這種民主集中制能夠保證意志與行動的一致，並且已經爲俄國布爾塞維克的經驗所檢驗過了。』（摘錄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季米特洛夫同志報告的決議）

如果將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爲工人政黨的政治統一所提出的這些條件加以考慮，那末顯然的，這就是共產國際綱領的基本內容。我們所以沒有提出正式承認共產

國際綱領的要求作爲統一的條件，乃是因爲我們要用正常的辦法對待社會民主黨工人，使他們容易消除社會民主黨的許多成見，同時也使社會民主黨中的反動分子對於統一政黨的口號難以進行反宣傳。在第七次大會所提出的條件中，我們所以沒有加上對蘇聯表明態度的要求，乃是因爲真心承認「以蘇維埃爲形式之無產階級專政」也就規定了對蘇聯的立場。我們在條件中所以沒有提出反對本國資產階級殖民地政策的要求，乃是因爲既有「拒絕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幫助本國的資產階級」這個條件，那就自然要黨進行鬥爭以反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最極端最無恥的形式——殖民主義政策。

常常有人問我們：爲什麼現在我們提出五個條件，作爲統一之條件，而不像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時一樣提出二十一個條件呢？我們所以這樣做，乃是因爲第七次大會的五個條件包括了第二次大會的二十一個條件；乃是因爲現在共產國際沒有爲中派主義所淹沒的危險；乃是因爲工人階級在世界大戰以後，不僅因爲德國社會民主黨右派的政策，而且也因爲奧國社會民主黨「左派」的政策，而得到了經驗；乃是因爲現在還沒有社會民主黨首領「湧進」共產國際來，只有社會民主黨工人趨向於共產主義的潮流；乃是因爲我們的五個條件完全符合這些工人的思想與情感。

如果在社會民主黨內根據第七次大會所規定的五個條件開展討論，那末，這壞不壞呢？

：不，這是不壞的。

如果社會民主黨的成千成萬工人說：共產國際所提出黨的統一的政綱，正是我們階級兄弟在德國、奧國、西班牙，在戰鬥中和失敗中爲它吃過苦頭的政綱，並且我們下定決心爲這個政綱而鬭爭，這壞不壞呢？不，這是很好的。

這五個條件是否適合無產階級最廣大階層的利益呢？是的，是適合的，因爲這五個條件成了這些階層在其反對社會民主黨中那些抵抗各種統一形式（行動統一、工會統一及政治統一）的反動部分的鬭爭中的政治綱領。這樣提出統一致黨的問題，是否有統一戰綫運動的前途呢？是有的。統一戰綫若是沒有這種前途，那就好像沒有舵一樣，因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常常把各種局部要求的運動與我們的最終目的聯繫起來。而統一戰綫與統一致黨的相互關係，正是反映局部運動與最終目的的相互關係。

現在在工人運動中有兩個大本營，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這是由於工人運動的分裂而發生的暫時現象。世界工人階級及其戰鬥的全部經驗證明，**領導的統一，是鬭爭勝利的根本條件**。因此共產黨人盡量爲發展統一戰綫而鬭爭，因而也就是爲工人運動各種統一的形式準備條件，爲建立這種運動的一個大本營——即統一的政黨準備條件。我們的同志對於與社會民主黨聯合的問題抱着顧慮，這是完全合理的，並且也有理由的，然而抱着這種顧慮的同志，對於社會民主黨以及對於統一致黨的問題，往往不是從辯證法的觀點出發。他們不是把社會民

主黨當作昨天那樣子的社會民主黨，便是把它當作今日這樣子的社會民主黨，却沒有顧及在社會民主黨黨員羣衆中所發生的那種革命化的過程。他們觀察聯合的問題，是從兩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運動中力足的『靜止的』相互關係的觀點出發的。同志們，這是不對的。

不能從昨日的或者甚至僅僅是今日的工人運動的觀點來觀察統一政黨的問題。統一政黨之形成，應該看爲有生氣的辯證的鬥爭過程。我們將來即不是同昨日的社會民主黨，也不是同今日還在搖擺而且不知道搖擺到那一邊去的人們聯合在一起，而是同那些階級兄弟聯合在一起，這些人在鬥爭（他們與共產黨人共同流血所凝結的鬥爭）的經驗中，信服我們的正確，信服共產國際綱領及策略的正確。統一政黨的口號，並不是在上層領導機關之間的統一的口號，而是羣衆鬥爭的口號，是頑強的，困難的，把人們再鍛煉過來並使他們在革命中復活起來的鬥爭的口號。我們所以把這個口號搬到羣衆中去，因爲共產主義運動已經長大起來，可以爲自己提出下述任務：不僅要使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化，並且也要使全體工人階級布爾塞維克化。統一政黨這個口號的政治意義就在於此。

五 總結武裝戰鬥的教訓的代表大會

最近幾年來曾有多次武裝戰鬥，如一九三四年奧國二月的武裝鬭爭，一九三四年西班牙十月的武裝戰鬥，中國紅軍爭取蘇維埃政權的多年英勇戰鬥；我們這次大會也就是對這些武裝戰鬥作總結的代表大會。

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雖已遊離了，然而終於拿起了武器抵抗法西斯主義，這件事實，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奧國及西班牙工人的武裝鬭爭，證明了社會民主黨政策的破產，證明了社會民主黨的廣大羣衆情緒的轉變，又表明了社會民主黨中的工人與工作人員的階級階層，雖然若干年來在精神上受了階級合作與消極坐觀法西斯主義勝利的薰陶，但是現在却轉而趨向於階級鬭爭的政策，趨向於積極影響事變進程的政策了。

這種鬭爭也教訓了我們共產黨人，去了解那種不可推卸的真理，即在社會民主黨隊伍中，有成千成萬的無產者，將與共產黨人一起爲工人階級事業而鬭；如果這些無產者還不在我們的隊伍中，這其中也有我們的過失，因爲我們還不去接近這些戰士，不害於證明我們黨的正確和他們所加入的黨的不正確。

奧國自衛團在二月事變時，以及西班牙阿斯土利亞鏟工——保衛沃菲多的勇士們在十月鬪爭中，都曾表現其英勇的奇蹟，談起這些奇蹟，不能不令人感動。苗尼黑里特、科洛孟·瓦里謝、威伊爾、拉福恩特等英名，將永遠為工人階級所紀念。工人階級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三十個被俘而犧牲的赤衛隊員，他們曾被政府軍隊在阿斯土利亞放在他們隊伍前面作為抵禦工人砲火的屏障。工人階級更永遠不會忘記他們激昂的說話：『同志們，不要動搖，開槍吧，後面走的，就是法西斯！』許多無名英雄，手中握著爆炸物，口中銜著煙捲，向法西斯的巢穴衝鋒，寧死不退，全世界無產階級都以鞠躬致敬紀念他們。

阿斯土利亞工人及奧國自衛團雖有這樣自我犧牲的精神和這樣忠實於革命的事業，為什麼沒有勝利呢？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十分顯明的指明了，工人階級能夠堵住法西斯主義的道路及阻礙法西斯主義的上台。在這方面，法國的例子是很可效法的。然而要預防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必須有下列四種條件：（甲）工人階級本身要有戰鬥的積極性，並在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上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乙）要有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正確的領導勞動羣衆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鬪爭；（丙）工人階級對於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層要有正確的政策；（丁）對法西斯主義要有警惕性，及時的打擊法西斯主義，並保持反法西斯主義鬪爭的主動性。這是反法西斯主義鬪爭勝利的基本條件，在奧國及

西班牙有沒有執行這些基本條件呢？沒有，這些基本條件並沒有執行。第一個條件是無產階級的戰鬥力及實現統一戰線。這個條件執行得怎樣呢？西班牙及奧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策是否用以發展無產階級的戰鬥力的呢？

奧國及西班牙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不但沒有鞏固工人階級的戰鬥力，而且千方百計的削弱這種戰鬥力。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社會黨人參加了聯合政府，頒佈了禁止罷工的法令，限制了工會的權利，實施了所謂維持社會治安的法令（現在西班牙政府就是按這種法令來裁判參加十月戰鬥的社會民主黨工人），而且千方百計的削弱了工人對於保皇派及法西斯分子的戒備心。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們，在戰後一整個時期內實行了更惡劣的政策，即實行了有系統的向資產階級及法西斯主義退却的政策。在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在奧國，社會民主黨是參加政府的。那時它握有武器與兵工廠，在軍隊中、在警察中及在市政府中亦有鞏固的陣地，在它指揮之下還有自衛團的組織，然而奧國社會民主黨在整個十三年之內，却已一步步放棄了這一切陣地。它撲滅了一九二七年七月維也納無產階級的暴潮。它又懦弱的簽訂了著名的谷登堡條約，因而給予了法西斯工會在企業中與自由工會有同等的權利。社會民主黨下層工人要求停止這種永遠不斷的退却，而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則反宣佈『林茨綱領』之指示，以訓誡他們。然而大家都知道，這個綱領是命令等待資產階級先下手，換句話說，只有等到資產階級強固了，無產階級削弱了，才來動

作……在一九三四年二月，事情就是這樣的。

至於實現統一戰綫及團結無產階級的一切力量以便進行反資產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这件事情，亦做得不好。在西班牙，工人運動比任何國家都更為渙散，除社會黨及共產黨外，無政府主義還有很大的影響，而且還有三個勞動聯合會。在這樣的西班牙，社會黨的首領們，却頑強的反對促成無產階級力量團結的一切辦法。雖然工廠委員會在無產階級手中，能成為職工運動統一的最強有力的武器與全體工人階級有組織的代表機關，可是社會黨的首領們却反對工廠委員會之設立。雖然職工會的統一在反法西斯主義勝利鬥爭的事業中，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條件，可是他們又和無政府黨首領一樣，拒絕了關於職工會統一的一切談判。雖然在反資產階級、反地主、反法西斯反動勢力的鬥爭中，蘇維埃可以成為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有組織的團結力量，雖然蘇維埃可以成為革命奪取政權的鬥爭機關，可是社會黨的領袖們却反對蘇維埃之建立。他們不去誠心的進行包括有組織及無組織羣衆的無產階級統一戰綫，反而大耍手腕，以若干工人團體的上層聯合的所謂工人聯合會，來對抗統一戰綫；社會黨地方黨部中的右派分子阻礙共產主義團體之加入工人聯合會；共產黨提議把工人聯合會變為為政權而鬥爭的工農選舉機關，他們亦實行怠工，不採納這一提議。

英國的情形更加不好。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藉口說無產階級的「統一」已經在社會民主黨內部實現了，

而乾脆的拒絕了數量不大的奧國共產黨關於建立統一戰綫的一切努力。

西班牙及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沒有把武裝鬭爭當做羣衆的人民運動來準備，而是當做在羣衆背後活動的狹隘的黨的小組的事情來準備；他們沒有懂得，『要使起義得到勝利，就不應該依靠陰謀，不應該依靠一個黨，而應該依靠先進的階級。』（參看俄文版『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一九五頁）

這種政策，不是指望工人階級的統一，而是指望保持工人階級的分裂，其結果，使奧國的武裝鬭爭，不是全體工人階級幹起來的，而總共只是一小部分工人（即自衛團）幹起來的，而且社會民主黨首領甚至沒有發出總罷工的口號，以致當自衛團在戰鬪時，維也納的工人還去上工，甚至鐵路工人爲陶爾斐斯政府從容的由外省運來援兵。

在西班牙，當阿斯土利亞鐵工不顧生死勇猛作戰時，社會民主黨右派的首領們却在比斯開勸那些去畢爾保的工人分散回家，因爲『一切都完了』，而在巴塞隆那，無政府黨首領們却用政府的無線電廣播台，號召工人復工。

反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鬭爭，其第一個基本條件的情形，就是這樣。

第二個條件——要有強有力的革命政黨，正確的領導反法西斯主義的鬭爭。當時西班牙工人階級有沒有這樣的政黨呢？沒有。西班牙共產黨，不錯，是有正確的政

策，可是它那時還不充分強大，還不足以領導全國一切反法西斯主義力量的鬭爭。而社會黨領導機關的路綫又是根本不正確的。它之所以不正確，乃是因為社會民主黨從革命第一天起就沒有去鞏固無產階級的陣地，反而削弱了無產階級的陣地。社會黨沒有用全力打擊保皇派和法西斯的陰謀家，反而打擊了工人運動的左派；沒有沒收大封建主及教黨的私有土地，以便消滅反革命的經濟基礎，在實際上反而保護了這些反動勢力免受土地革命的侵犯。它沒有解散人民所憤恨的所謂「民軍」，反而成立了法西斯型的「衝鋒隊」，鞏固了它。它沒有在軍隊中肅清反動的軍官，反而鞏固了他們在軍隊中的陣地。這樣的政策不是革命政黨的政策，而是準備反革命勝利的政黨的政策。對於奧國資產階級及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實行步步投降的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亦是如此。奧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三四年二月，西班牙社會黨在一九三四年十月是否知道他們引導工人到何處去，武裝戰鬥的目的又是什麼呢？奪取政權麼？不錯，工人要奪取政權，可是社會黨的首領們却沒有這樣的目的，他們只是嚇嚇資產階級，使資產階級更容易同他們談判。因此，無論奧國社會民主黨，或西班牙社會民主黨，對於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都不能有正確的政策，即是說不能執行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鬭爭所必需的第三個條件。城市小資產階級，是動搖不定的階級，多半要看那一方面在壓決性上及力量上給以好影響，它就動搖到那一方面去。它也和農民一樣，要是有些人自己知道往何處走，為什麼走，走去

想得些什麼，以及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由此將得到什麼勝利，那末，城市小資產階級就跟着這些人跑。可是一個政黨害怕工人階級的勝利，害怕羣衆的革命積極性好像害怕自己的影子一樣，這樣的黨，永不能引導勞動者獲得勝利。正因為西班牙社會民主黨害怕西班牙工農革命的勝利，所以它在政府中，不獨沒有堅決主張必須將地主的采邑分給農民，反而摧殘了趨向於奪取這種土地的農民運動。因此，在西班牙軍隊中當兵的農民子弟，未擁護在十月作積極鬥爭的西班牙工人，因此，羅布爾斯反共和國的法西斯煽動，在天主教的農民羣衆中得到了響應。

現在來講第四個條件：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警惕性，及時打擊法西斯主義，以及反法西斯鬥爭的主動性問題。由上所述，可見無論在西班牙或在奧國，對於法西斯主義都沒有警惕性，反而號召工人站在『憲法的合法立場上』，有系統的減弱了這種警惕性，也沒有及時打擊法西斯主義，反而在最不利於無產階級而最有利於統治階級的條件之下發動了武裝鬥爭。而階級戰鬥的主動性則被社會民主黨交給了資產階級。社會民主黨對於武裝鬥爭的領導就是如此。

請看另外一個國家吧：那裏勞動人民的武裝鬥爭並不是只支持了幾天，而是已經繼續了數年之久，那裏從未有過社會民主黨，從未有過社會民主黨的強大羣衆組織，那裏工人階級沒有像西班牙特別是奧國那樣有多年組織上的訓練，那裏，工人階級本身是不大的階層，並且在數量上說來，它是淹沒在農民的海洋中——然而這

個國家的工農，七年以來勝利的擊退了軍閥反動勢力的進攻，擊潰了敵人的軍隊，用他們的軍火來武裝了自己，創造了新的蘇維埃區域，並且更加獲得新的勝利，因為領導他們鬥爭的是共產黨人——布爾塞維克。現在我們所講的是現代殖民地革命史上驚人的一頁，是中國為蘇維埃政權而進行的鬥爭。

蔣介石六次「圍剿」紅軍，無論在軍事上及政治上都遭受了失敗。雖然中國紅軍，在一九三四年秋，在敵人佔有優越勢力的四面包圍之下，不得不放棄了江西的中央蘇區，可是現在紅軍在四川、貴州、甘肅、陝西、湖南及湖北六省佔有廣大的區域。正規紅軍雖已退出江西蘇區，但游擊隊仍在那裏活動。現在紅軍的戰綫已延長到一千公里之遠，再加上紅軍具有極好的機動性，更使紅軍不易受敵人之攻擊。

紅軍主力在毛澤東及朱德指揮之下的長征，從江西到四川三千餘公里，為避免蔣介石重轟炸機的轟炸起見，多半在夜間或雨中行軍，沒有渡河的工具，沒有必需的軍需及車輛，渡過了許多深闊的河流，爬過了人跡不到的高山，這種傳奇一般的長征，證明了中國紅軍具有中國任何軍閥軍隊所不能擊破的高度的階級覺悟，超人的堅忍性與戰鬥精神。

中國紅軍的勝利，也證明了紅軍與中國極廣大勞動羣衆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因為這些羣衆在紅軍與蔣介石作戰中盡力援助紅軍；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策略的正確，因為它把軍隊的鬥爭與廣大人民運動互相聯繫起來了，

這種運動的形式之一，就是游擊隊在敵人後方的活動；證明了紅軍指揮部善於利用軍閥營壘上的矛盾；證明了紅軍的戰略，決不讓敵人專仗作戰的主動性，而是及時的以反攻的突擊，擊退敵方的進攻並在政治上挫喪敵軍的士氣。

然而中國蘇維埃運動，直到現在還在主要的工業中心以外的區域發展，因而在中國革命發展的現階段上，蘇維埃運動負有較重大的任務。中國共產黨竭力使蘇維埃運動成爲統一中國的政治中心，它竭力領導全國人民反對日帝國主義的鬭爭，在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鬭爭中，與決心捍禦祖國反抗外來侵略的各派軍隊成立真正的合作。爲建立這種廣大的反帝戰綫起見，中國共產黨向各政黨各派軍隊提議在下述條件之下締結共同的作戰協定以反對侵略的帝國主義者：停止進攻紅軍及蘇區的軍事行動，實現政治上的自由，武裝人民，組織全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奴役者的戰爭。

中國共產黨提出這樣的中國人民反帝戰綫政綱，並不是玩弄手腕。若是把保護本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強盜的事情來玩弄手腕，那簡直是犯罪。可以同敵人玩弄手腕，但絕不可以對人民玩弄手腕，因爲共產黨人正是奮不顧身的保護人民的民族自由和生命的。在世界各國，共產黨人，亦只有共產黨人才有權利代表人民說話，因爲只有他們才是人民的真正朋友，因爲只有他們才用自己的命運及生命來做人民事業的代價，如果這樣的說法是正確的，那末，就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即是最受

世界帝國主義壓迫的一和人民的子弟來說，那更其確切了。中國共產黨的光榮事業及其民族解放的綱領，證明它深刻的了解中國蘇維埃對於為民族自由而鬪爭的本國人民的擔負的偉大的政治責任，也證明中國共產黨在全世界工人面前對於中國革命的命運所擔負的責任。只有這樣把本國人民的利益與全世界勞動者的利益布爾塞維克的配合起來，只有這樣勇敢的運用反帝國主義的人民戰綫，只有像中國共產黨這樣在戰鬥中經過考驗的領導，才能把中國革命的事業推向前進，才能把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才能求得中國的完整與統一，才能在全中國建立起蘇維埃政權●。

● 注意：這本書是一九三五年的，其中一句話和其他類似的話現在當然不適用。

六 新策略方針的代表大會

法國爲統一戰綫而鬭爭的經驗，中國、奧國與西班牙武裝鬭爭的教訓，在工人階級革命化的環境中，促成了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採取新的策略方針。

聽說，凡是共產國際的敵人及我們統一戰綫運動的敵人因爲這個緣故，都很高興的說：『啊！共產國際變更自己的策略了！』

這是如何惹人聽聞的新聞啊！政黨的策略——這並不好像是案卷管理者常戴着的甚至睡覺也離不了的眼鏡一樣。策略是政黨鬭爭方法和手段的總和，如果環境變更了而需要策略變更的話，那就需要改變它的。我們共產黨，是活的、行動的政黨，決不是案卷中的蠹書蟲，看不見人民生活中所發生的一切政治的及社會的變動。我們並不像英國那些頑固派一樣，他們不管明明白白的事實天天推翻他們污穢蘇聯的謠言，可是他們還在頑固的重複他們這種糊塗的故事。共產黨人更不願意像那些裡人一樣，人家說他的論斷與事實相矛盾，他就拿出古典的話來答覆：『就事實來說還要壞些！』

我們的敵人說：『共產國際的新策略與老策略是相

矛盾的』。如果是這樣，這又有什麼不好呢？比方說，工人階級政黨在帝國主義戰爭中的策略，與工人政黨在民族戰爭中的策略是相『矛盾的』。只有無可救藥的冬烘先生才能在現在來咒罵工人政黨在民族戰爭中的策略是不適用的。如果把適合於某種條件和某種具體歷史環境的一種正確策略，運用到另一條件下，運用到與原先完全不同的另一具體歷史環境中，那末，正確的策略就成爲不正確的策略了。

一種策略，雖然對於新環境已經不適用了，可是就過去論，即是就它所適合的時期及條件而論，還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堅決斥責社會民主黨中的反動分子那種愚蠢的企圖：想曲解事實，彷彿共產國際的舊策略方針一般的是經不住試驗似的。當德國資產階級以社會民主黨爲媒介而實現資本主義剝削及統治時，在這個時期，德國共產黨反對社會民主黨的不調和的鬭爭，這是否正確呢？絕對正確的。在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已被擊潰而不成共爲政黨，和社會民主黨工人亦轉到階級鬭爭的立場上來的時候，德國共產黨集中火力向法西斯主義——工人階級的死敵進攻，這是否正確的呢？絕對正確的。這是明顯的矛盾，不是嗎？然而只有在那些一點不懂階級鬭爭之活的辯證法的人的頭腦中才會有這種矛盾的。

現在說到第二種矛盾：有人說共產黨人從前沒有實行統一戰綫，而現在却實行統一戰綫了！如果說共產黨人從前沒有實行統一戰綫，那末這就因爲社會民主黨有系統的拒絕了關於統一鬭爭的提議。一九三二年七月二

十日在德國就是如此，當時德國共產黨曾向社會民主黨提議共同號召羣衆進行鬭爭，以答覆巴本之解散普魯士社會民主黨政府。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的情形也是如此，當時正在希特勒上台的前夜，德國共產黨曾向社會民主黨及改良派工會提議，共同舉行總罷工。法國的情形也是如此，自從一九二二年開始，法國共產黨在各種情況之下，作過二十六次締結統一戰綫的提議，可是每次都被拒絕了。在德國法西斯奪取政權後，共產國際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所發出的提議，也遭受了拒絕。共產國際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關於西班牙的事變及阿斯土利亞礦工的英勇鬭爭，向第二國際所提出的提議也遭拒絕了。最近法國共產黨曾向英國工黨提議，發起召集全世界一切工人團體的代表會議，以便實行真正鬭爭，以反對對阿比西尼亞所實行的冒險。法國共產黨這種號召，又被拒絕了。正因為一切提議，都被拒絕，所以還沒有統一戰綫。也正因為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一切提議，仍被拒絕，所以這種統一戰綫雖已從法國開始，可是還沒有擴展到這些國家中去。正因為不應該如此，而且將來也不會如此——所以共產國際變更了策略。以前社會民主黨所以有可能反抗鬭爭的統一戰綫，就是因為工人階級擁護統一鬭爭的壓力尚不充分。在將來所以不會如此，就是因為全世界工人階級由於社會民主黨政策破產的結果而遭受了失敗，在這種影響之下，全世界無產階級羣衆，將大聲疾呼的要求行動的統一，並盡力擁護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決議。

有人說，統一戰綫的策略是與『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相矛盾的。季米特洛夫同志正確的說過，『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並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反對另一部分，而是在統一戰綫策略的基礎上動員無產階級的整個階級力量，以反對別一個階級——資產階級。『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在前一階段中不單變為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而且變為反對社會民主黨的鬭爭，這是因為社會民主黨曾與資產階級實行聯盟，以反對工人階級的革命的部分，曾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融成一體，在罷工中曾實行了法西斯主義式的仲裁制度，曾起了警察的功用（萊爾基比、格晉斯基、善佛林格），而在英國大罷工以後則竟宣佈了『決不再如此』，贊助了蒙德主義（蒙德是英國政治兼工業家，接近自由黨，後又轉入保守黨，所謂蒙德主義又名工業和平論，其意義即是維持勞資在工業間的和平，蒙德便是這派理論家之一——譯者註）的政策等等。直到現在，例如在斯堪底納維亞半島的國家中，社會民主黨仍然堅持這種危害工人階級的政策，因而妨礙了在統一戰綫基礎上實行『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然而工人及其團結在共產國際中的先鋒隊，他們所要求的『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的運用，不但不排斥統一戰綫的運用，而且以統一戰綫為前提。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擴大會議對於『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也就是如此想法的。共產國際在一九二八年二月所通過的決議中，就明白說到了必須提議在全國及地方範圍以內建立統一戰綫，『因為工人羣衆很大階層，現在還是

跟着改良派首領走的！。

這就是我們對敵人的回答。現在來說說友人方面的懷疑。有些人覺得，共產國際現在對於社會民主黨的態度，是與布爾塞維主義的立場極相矛盾的，因為布爾塞維克在它的全部歷史中是與孟塞維克作無情鬭爭的。那些調和派企圖把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聯合起來，誰都知道，布爾塞維克曾經反對過這些調和派。共產國際提出工人運動統一的口號，豈不是自己也轉到對孟塞維克取調和的立場麼？布爾塞維克獲得了羣衆，並不是因為它與孟塞維克建立了統一戰綫，而是因為它揭穿了孟塞維克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把工人從它的影響之下奪過來的。布爾塞維克不是經過孟塞維克，而是超過它直接去號召羣衆，並領導他們的運動。無論在一九〇五年，或在反動年代，或在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都沒有提出統一戰綫政府的口號，更沒有提出人民戰綫的口號。現在怎麼可以這樣呢？

不錯，布爾塞維主義堅決的反對過孟塞維主義，又堅決的反對過對它的調和態度，如德國共產黨反對布朗德列爾及德國的調和派一樣。然而布爾塞維主義在其發展的各個階段上，曾以各種不同的方法與孟塞維克作鬭爭，一直到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武裝鬭爭為止，這也是不錯的。例如在一九一〇年，布爾塞維克曾與孟塞維克讓黨派聯盟，以反對「左」右取消派。布爾塞維克實行了這種聯盟，是否就可以說布爾塞維克在孟塞維克面前，解除了自己的武裝，或者說布爾塞維克對孟塞維克

採取了調和的態度呢？絕不能這樣說，布爾塞維克曾利用這種聯盟分裂了孟塞維克，並幫助了其中一部分走上黨的立場，因而也就打擊了孟塞維主義——即是向無產階級傳播資產階級影響的一派。布爾塞維克並不因為用差別的辦法對付了社會民主黨孟塞維克內部的各派，而就成了調和派；過去有過調和派，抹煞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在原則上分歧的實質，要求布爾塞維克停止反孟塞維主義的鬭爭，認為孟塞維主義是工人運動內部的『合法』傾向，並否認了它的敵視無產階級利益的性質——這派人，却真要布爾塞維主義對孟塞維主義實行實際上的投降。

只有存心騙人的人，才能斷言：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的統一而鬭爭，就抹煞了那把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分別開來的基本上的分歧：如關於階級合作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以蘇維埃政權為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保護資產階級祖國問題等等。到了現在，社會民主黨所實行的與資產階級合作政策之破產，已經真相畢露，而事變的一切進程又證明了共產國際方針的正確，而羣衆正由於自身的經驗深信階級鬭爭之必要，於是轉向左邊——在這個時候，若要抹煞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的這些基本分歧，那就真是發癡。只有那些不可救藥的糊塗蟲才會認為，我們用統一戰綫去幫助社會民主黨工人轉向階級鬭爭的立場上來，是促成了共產主義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投降。如果在反動年代，布爾塞維克曾用差別的辦法對付了孟塞維主義內部的各派，那末現在，

在資本主義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工人中間及為世界工人階級中間發生極深巨的變化的時候，共產黨人有更大的理由去這樣做。共產黨只有克服那些認為社會民主黨是反動的總體的觀點，才能積極的影響社會民主黨工人的革命化，而不坐待他們自發的轉向共產主義來。

若是誰認為資本主義各國現時的工人運動，在無產階級革命業已開始的時代中，必須把政治上與現在完全不同的具體歷史環境中形成的布爾塞維主義所經過的整個路程，從頭至尾的重演一次，那是不正確的想法。不要忘記，俄國布爾塞維克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前的工人運動中，是第一個新型的政黨，它沒有過去的經驗和先例，而自己開闢了道路。從這個時候起，布爾塞維主義就成了世界的思潮了，其組織上的體現就是世界布爾塞維克黨——共產國際。從這個時候起，布爾塞維主義與工人階級一起在全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獲得了勝利，得到了影響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這樣強大的工具——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及勝利建設的社會主義。布爾塞維主義三十年來的豐富經驗，成了世界工人運動的財富，因而對於世界工人運動，就縮減了俄國布爾塞維主義在其發展中所經過的那些階段。因此，要把俄國布爾塞維克的策略經驗搬到現時工人運動中來，就應『高價』估計到變更了的社會政治環境。

第二，若是忽略外國工人運動與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俄國工人運動之間的不同特點，那就不能了解共產國際現在的策略。現時資本主義各國中的社會民主黨在

羣衆中比當年俄國孟塞維克有更深的根基，因為那裏的資本主義比當時俄國資本主義要強些。資本主義各國的工人階級比革命前的俄國無產階級，要組織得好些，可是它却組織在羣衆的社會民主黨及羣衆的改良工會之內；它經過了改良主義政治上和組織上的長期訓練，而此種訓練早成爲保守主義的勢力；它阻礙了新思潮之侵入工人羣衆。同時，共產主義在極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僅沒有經過鍛鍊成俄國布爾塞維主義的那種革命（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革命），而且還要征服很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與改良工會。

共產主義要深入到羣衆中去，既不能避開社會民主黨與改良工會，也不能像俄國布爾塞維克那樣直接影響工人階級，因為俄國布爾塞維克在當年所要影響的對象是未受改良主義影響的新的革命的人物。自發的成分，在現時資本主義各國羣衆運動中，比革命以前的俄國只有更小的作用，因為在俄國當時工人運動中，改良派的工會運動，發展既弱，而在政治上組織上孟塞維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障地，也是薄弱。

然而在現時資本主義各國中，組織較好的不單是無產階級，而且還有其他勞動人民階級。

在那裏，革命的種子不像當年俄國一樣，散播在土地革命已經成熟的處女地上面。在那裏，共產主義所遇到的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已經分化了的，而且組織在各種小資產階級政黨及資產階級政黨之內，在各種合作社、互助會等組織之內。共產主義要超

過這一切團體而直接深入工人階級的這些同盟者當中，這是極端困難的。若是等待這些團體自然而然的瓦解，共產黨人就毫不費力的去拾取這些已經消除了小資產階級成見的『流浪』的羣衆，那至少是笑話。

現在在極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內還沒有革命的形勢，但是羣衆發生了飛快的轉變，共奮組織亦陷於崩潰，而各種政黨在羣衆中的分野，也沒有以前那麼固定了。現在羣衆已經動作起來了，他們已經吵鬧起來反對他們舊組織的破產了的政策，可是他們還不肯與這些舊組織決裂；他們威迫自己組織的上層分子，要求他們實行在階級鬭爭基礎上的而不是基於階級合作基礎上的另一種政策；他們對於那些如頑牛一般的固執不願離開牛欄的老首領們，要求在反資本的鬭爭中，與一切願意共同鬭爭的團體建立行動的統一。工人統一戰綫的策略，就是全民戰綫的基礎，它正適合於這種歷史具體的形勢，適合於資本主義各國現時工人運動的特點，適合於全體勞動羣衆覺悟性和積極性長成的過渡時期，這些勞動羣衆現在正走上由階級合作政策過渡到階級鬭爭政策，由擁護資產階級過渡到擁護無產階級，由改良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

人們常常尋找過去歷史上相類似的例子。歷史上相類似的例子，固然是很寶貴的，然而如果我們從不住今日世界大勢的生動的特點，那末，這些類似例子，對於我們是很少幫助的。資本利用危機，死命的扼住勞動者的咽喉，這是在有組織的工人運動史中空前所未有的。

像德國法西斯主義那樣恐怖的政治制度，為歷史空前所未有。現在資產階級對於勞動者所準備的帝國主義戰爭，也將是法西斯的戰爭，就是說，這種戰爭，既沒有前方與後方的區別，又沒有交戰軍隊與和平居民的區別，這是沒有一定距離的戰爭，這是機械戰、毒氣戰、毒菌戰。無論翻閱若干歷史書籍，都不會找到與現時相類似的形勢，現在的形勢則是革命、戰爭及法西斯主義交織在人類發展之中。因此，我們不應該仿照歷史的前例，應該根據現時階級力量對比的具體分析來規定我們的策略。

說起現時階級力量的對比，是否可以說在現時資本主義各國中已經成熟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切條件呢？不可以的，這些條件還沒有成熟，所以沒有成熟，是因為在若干國家中，無產階級尚沒有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還沒有克服社會民主黨對它的影響；而且在極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還很薄弱，尚不足以引導羣衆直接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戰鬥。由於工人階級本身的分裂，所以在若干國家內它還不能吸引那些搖動到法西斯方面去了的勞動階層跟着它走。在這種局面之下，黨既不願只限於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政權，那末又應該做些什麼呢？對於社會民主黨中的那些反動分子的政策所造成的形勢，難道袖手旁觀或只是釣責嗎？

然而工人階級對於共產黨人的要求是更大的，它要求共產黨人回答他們，在現有的力量對比之下，現時應該做些什麼，以便從資本的進攻中保護自己，從法西斯

主義中救出自已及自己的人民，從戰爭中拯救自己及全世界的人類。

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以及羣衆開始脫離社會民主黨，使共產黨人變成了這樣的一種力量：既不能只以否定資本主義的宣傳爲滿足，也不能只限於批評當今的運動在政治上其成熟程度的不充分；爲要完全運用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力量，共產黨人就應該積極參加現在的羣衆運動，竭力提高這種運動，使之達到工人運動的中心任務的水平，即是達到以革命方法來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水平。因此，共產黨人現在就努力工作，以恢復工人運動的統一、戰線的統一、職工會的統一、政治上的統一，作爲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戰爭的勝利鬥爭的基本條件，因爲若是沒有現時這樣具體的鬥爭，那就談不上爲無產階級革命及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鬥爭。

我們進行鬥爭，使危機所造成的重擔放在統治階級的身上，我們進行鬥爭，以肅清法西斯主義及法西斯運動（解除法西斯強盜的武裝，把他們從國家機關中驅逐出去，解散他們的組織，封閉他們的刊物，逮捕他們的領導人），我們進行鬥爭，以恢復工人階級及其組織的自由，我們爲和平爲着反對戰爭進行鬥爭。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幹革命事業的人，我們知道，現在資產階級的政府，決不會實行我們這些要求的；然而由將長成爲全民戰線的強大的統一戰線運動中產生出來的政府，在羣衆的逼迫之下，就能實現這些要求的。

這種政府不是聯合政府，不是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政府，因為聯合政府是反對工人階級左派的政府。而統一戰綫的政府，則是與資產階級合作實行分裂的政府，是與資產階級同盟斷絕關係的各工人團體之間的合作的政府，是與法西斯主義作鬭爭，而不是與工人階級作鬭爭的政府。一種政府是為法西斯主義專政開闢了道路，而另一種政府必須為工人階級的勝利掃清道路。

這種政府也不是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因為經驗告訴我們說，社會民主黨的政府（如英國、瑞典等國）無論過去與現在所實行的都是資產階級的政策，而不是與資產階級作鬭爭的政策，也不是與法西斯主義作鬭爭的政策。無論統一戰綫的政府，各種工人團體的政府，或人民戰綫的政府（加入這種政府的則有其他接受了與工人團體相同的政治綱領以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與反對戰爭的各階級的政治團體），都不是平時的政府，而是政治危機時期的政府。

然而統一戰綫的政府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而是應當準備建立工人階級政權的政府。這個政府應該作到這點，但是否能夠作到這點，都要依靠若干因素來決定，首先就要依靠工人階級的團結性、其戰鬥力、其堅決性及其決心，不以已經得到的成績為滿足，而要向前推進自己向統治階級的進攻，直至推翻資本主義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為止。

我們是否一定要經過統一戰綫的政府或人民戰綫的

政府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呢？不，不一定的。我們的策略，並不是想像出來的一種公式，要人工的把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全部發展，都歸納到這種公式中去，而不顧這鬥爭的條件和形式的複雜性。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策略方針，一般說來，是完全適合於現時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適合於運動的現時水平，適合於共產黨在現時及在最近將來所積聚的力量。然而這種力量的相互關係，是會改變的。在明天，共產黨將有更大可能不經過現有的舊的、過了時的各種團體及政黨，而直接影響羣衆。這就使策略不得不有重新澈底變更。策略是可以變更的，然而共產國際的總路線，共無產階級革命的方針，却是千古不易的。

七 共產黨人團結在共產國際正確的 總路線之下的代表大會，勇於 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代表大會

第七次大會批准了共產國際總路線的正確性。對於世界形勢及資本主義世界發展前途有正確估計的，既不是資產階級及其學者、經濟學者、國家要人，也不是社會民主黨及其理論家和政治家，而是我們共產黨人，因為我們共產黨人具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最優越的方法以分析社會現象。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曾斷言將有『永久繁盛』時期的到來。社會民主黨人則說『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時代。

而共產黨人却不同意這些言論，而聲言資本主義世界自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戰起，即已進入了其總危機的時期。

事實證明了共產黨人是正確的。

資產階級的及社會民主黨的『學者』都斷定永遠奠定了資本主義的穩定。

但是共產黨人反對這種觀點，認定穩定是相對的、暫時的及過渡的現象。

事實又證明了共產黨人是正確的。

資產階級的及社會民主黨的科學又預言過，危機是永遠消滅了，資本主義世界進到無危機的經濟時期了。

而共產黨人却回答說，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二九年爆發了的世界經濟危機，又證明了共產黨人的正確。

資本主義世界趨向於緩和階級矛盾，趨向於漸漸改良工人階級及勞苦羣衆的物質狀況，並趨向於經過資產階級民主制及社會改良而建立『社會主義』——進步的資產階級分子及各種改良主義者都這樣想。

共產黨人却以爲不然：資本主義世界不是趨向於階級矛盾的緩和，而是趨向於階級矛盾的空前尖銳化。如果工人階級不從改良主義的影響之下解脫出來，不轉上階級鬥爭的立場上來，那末，工人階級及全體勞苦羣衆的狀況，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將愈益惡化。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取消了工人階級經過多年鬥爭所獲得的社會勝利品，它不是準備了社會主義，而是準備了法西斯主義。

最近幾年來的事變，證明了共產黨人的正確。

考茨基說，在『超帝國主義』時代，大國征服弱國，是採用經濟的辦法，因此，就無須乎戰爭。帝國主義彷彿變成了柔順而和愛的了。

而共產黨人却回答說，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這一階段與新的帝國主義戰爭的爆發是不斷的聯系着，而這種戰爭比過去一切戰爭，更要巨大些。共產

黨人又說，如果無產階級不推翻資產階級，那末，資產階級便會把無產階級驅入戰爭的深淵。

事實證明了，正確的是共產黨人，並不是考茨基之流。共產黨人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發展的道路問題上，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都是正確的。在成爲共產國際的綱領、戰略和策略基礎及決定共產國際的列寧、斯大林的總路線的世界工人運動的一切基本問題上，共產黨人都是正確的。

然而這是否說，共產黨人在各國工人運動的具體條件下選用這種正確路線，沒有犯過錯誤嗎？不是的，並不是這樣說。我們有過很多曲解正確路線事情，這種曲解，大半是宗派主義的性質，破壞了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政策。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十分堅決的打擊了這些曲解。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像第七次大會這麼嚴格的進行了布爾塞維克自我批評的大會是不多的。如果以爲第六次與第七次大會之間，共產黨人所犯的錯誤，比共產國際發展的其他時期爲多，那是不正確的；如果說各國共產黨已經長高大了，更能夠用批評的態度以估計共鬥爭的道路，而且他們已經更顯明更懂得他們在長大時所犯的『幼稚病』，那是正確的。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揭發了共產黨人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過去所不注意的和疏忽的各種弱點。例如我們有這樣的缺陷：把一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機械的搬到別國共產黨中去；在這裏我們實在有許多疏忽，未能及時

的把良莠分清；把我們運動中的良好經驗加以國際化，這十分正確的任務便是『良』。然而爲解決這個必要的與正確的任務，我們往往機械的處理我們運動中的問題，把共產國際最強大支部的當前任務，也同樣的向弱小的共產黨提出；我們又時常沒有顧到各國運動的特點，及其政治水平和革命成熟的程度。因而就產生了『莠』的錯誤。

就以共產黨人在有羣衆的法西斯組織中的工作問題而論。不能責備共產國際，說關於這個問題沒有給以及時指示。然而這種指示是一般的，還需要具體的製訂。如果我們一般的重述必須在有羣衆的法西斯組織中做工作，那末，事情並不會因此而推進。基本問題在於如何進行這種工作。這種任務的完成，並不是容易的事情。在這裏，共產黨人就有兩種危險：或是一開始就讓敵人把自己摧殘，或是陷入遷就主義的道路，而有蛻化爲取消主義的危險。關於這種工作，我們到如今還沒有多的經驗，如果把這種經驗公開來總結一番，這是很困難的事，因爲這不只是教育我們自己的幹部，而且也是向敵人洩漏了我們工作的方法，使敵人容易和共產黨人作鬭爭。

* 布爾察羅克在帝俄時代的祕密工作經驗，是極寶貴的經驗，然而這種經驗不能完全解決在極端恐怖條件下工作的意大利及德國共產黨人之任務。不要忘記，法西斯主義，除了恐怖辦法以外，還有其他一面——社會欺騙的一面，而愚蠢無能的俄皇制度是沒有這種辦法的；不

要忘記，法西斯主義見到俄皇制度失敗的教訓，學會了斬斷共產黨人『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它創設了俄皇稽查處從未創設成的密佈的偵探網，以防衛它自己的羣衆組織；不要忘記，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國家機關，比俄皇專制時的國家機關要強得多。在這裏，單靠我們黨的祕密工作經驗，是不能解決一切的。

然而思想上的惰性以及愛用死板公式與模型的傾向，妨礙了深入事情的本身實質。他們不去了解共產黨人在法西斯主義國家中工作環境的特點，寧肯藉口於共產黨人沒有執行決議以解釋一切。人們這樣解釋在法西斯國家中我們的羣衆工作之沒有成功，已經好多年了，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這種解釋的本身已成為死板的公式了。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第七次大會上對於許多圖式及死板公式給了有力的打擊，而對於這個死板的公式則責備得很厲害。

法西斯國家中的共產黨人，首先是意大利及德國的同志，要費盡心血造成在有羣衆的法西斯團體中進行布爾塞維克工作的真正模範。爲順利進行這種工作，必須把共產黨在法西斯國家中的『合法』工作與非法工作，實行更嚴格的分工，其下層組織對於上層必須有更大的獨立性，同時黨的祕密領導機關對於在有羣衆的法西斯組織中進行『合法』工作的同志，加以更有效的督促，必須經過組織形式，保證作公開羣衆工作的下層工作人員的自動性和創造性之發展，並養成深入到有羣衆的法西斯組織中進行革命工人運動的『合法』幹部——總而

言之，在活的經驗中求得季米特洛夫同志所說的『特洛依木馬』的策略。在這種工作中，將在政治上養成羣衆實際工作人員的一隊武士，即幹革命大事業的人物，而推翻法西斯主義的偉大光榮，將來必定屬於他們的。

其次，大會又批評了我們在工會工作中的弱點。關於這個問題，共產黨以前也曾寫了不少好的決議，而這些決議却未曾實現。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共產黨人的惡意，障礙了這種決議的實現麼？自然不是的。

事與願違，乃是因爲決議起草人，很少顧到實現這種決議的實際可能性；而決議的本身往往好像是一般指示彙集，並且只顧計到實現這種決議最高程度的順利條件。而具體的實際情形，却完全不同，在共產黨人的工會工作中，這種實際情形，一天天造成新的困難；開除他們，趕出工會，趕出工廠，以至失業痛苦等等。

起草這些決議案時的條件，後來改變了，但是人們還在重複老調子，以致言行更加分離開來。而這種現象困擾了工作人員，養成他們不甚尊敬決議案的習慣，減弱了他們鬪爭的意志，甚至連一些容易實現的和極平常的任務，都不能使之實現。

例如關於共產黨在工會中必須有黨團工作的問題，我們不知講過多少次了！但是事情沒有推動，這正是因爲我們自己成立了不大的工會，因之把共產黨人鎖在裏邊，與廣大羣衆隔絕了，以致使他們作繭自縛，使他們陷於這樣的工鬥條件之中，在那裏本來就是完全一致

的，因之黨團也就成了一種空洞的形式主義，而黨團會議也就是毫無目的的白費時光而已。

如果把共產黨人放到別種環境中去，在那裏，他們每天所接觸的羣衆，還不是自己的羣衆，在那裏，他們要在羣衆面前回答敵人的言論，他們自己要學會如何發表言論，擁護自己的主張，在那裏，他們深刻的感覺到必須預先和一切與自己同思想的人商妥妥當，才好抵抗改良主義官僚的攻擊——那末你們以後就認不出，這些人，就是我們今天所責備的不會在工會中工作的人們。共產黨人現在所爭取的職工會的統一，除了其他的好處以外，還有一種好處，就是它能造成條件，以發展我們共產黨的幹部和訓練真正的羣衆領袖。

然而，這是不是說，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批評了關門主義的錯誤，因而沒有充分估計到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呢？同志們，不，不是這樣的。

社會民主黨的大批工人羣衆現在開始轉向共產主義。他們使我們的運動得到了一種新力量。在若干法西斯國家中，例如奧國，它們已經給共產黨許多不壞的新幹部，這些幹部，就其戰鬥的品質而言，並不亞於共產黨的基本幹部。然而同時不要忘記，走向共產主義的羣衆，絕不會在二十四小時內就能變成共產黨員；要完全克服社會民主黨的觀點，就需要相當的時間；社會民主黨思想的殘餘還會影響新黨員的意識，因此，就加強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

這種危險之所以加深，還因為我們正走近資本主義

世界的震動，走近事變的劇烈轉變與巨大的階級戰鬥，在這些戰鬥中間，那些在政治上欠堅定的和頭腦不健全的人是受不住的。同志們，斯大林所說的風暴中的漁夫的警句，你們還記得吧？有種漁夫扯緊船帆，迎風破浪，勇往直前；而另一種漁夫却躲藏船倉之中，抱頭大哭，隨風飄蕩……而我們願意共產黨做斯大林式的漁夫，不要做害怕大雷大風浪的漁夫。因此，現在對於右傾機會主義要有特別敏銳的警惕性。在共產國際的各支部中是否已經有了斯大林式的漁夫呢？同志們，是的，已經有了。

入長成了的布爾塞維克幹部的 代表大會

資本主義各國的布爾塞維克，給予我們以英雄主義的千古不朽的模範。約翰·梭爾，奧古士特·劉根斯，費得·庶立芝，瞿秋白，沙累衣，富爾斯特，岩田義道，渡邊政之輔，路底布羅茲基——他們這樣的幾千幾百人，從刑場上向羣衆作了最後一次的號召，向敵人作了最後一次的挑戰。他們志高氣昂的走上刑場，表現他們對人民的十分愛護，對敵人的萬分仇視，以及他們的視死如歸。當晨曠之前，走上刑場就義的烈士們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及鄉村中，發出鏗重的腳步聲音，日日喚醒千千萬萬的羣衆，喚起他們去進行這樣的百折不回的英勇鬥爭。而現時還在得意洋洋的那些資本的蠢豬和走狗，把德國一個普通共產黨員打得半死不活而嘲笑的說：『我們把你腦袋中的共產主義打出去了！』而德國那個共產黨員不管嘴唇失掉知覺却回答說：『你們把共產主義更深深的打進頭腦中去了！』德國人民這位無名的英雄，說得真對：嚴刑及處死的手段，反而將共產主義更深深的打進了人們的心坎和腦海中。全世界民衆對於斯大林式的人士的愛戴與信任，對於向奴役及壓迫作殊死鬥爭的人士的愛戴與信任日益發展，日益擴大。

共產黨人表明了他們是什麼人物。他們表明了，共產黨員是殺不盡的，正如他們的階級，與他們鬭爭及求勝利的意志，是無法消滅的一樣。

而這些人們，日益精通布爾塞維克科學的法寶：即善於與極廣大的羣衆建立堅固不斷的聯繫，善於在最緊急的關頭，不慌張失措，而能在最困難的環境中飛快的獨立的找到出路，善於制止動搖與不堅決，善於遵守黨的法律，黨的紀律。

正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養成了和正在發展着可靠的幹部，所以大會在實質上變更了共產國際領導各支部的方法。大會着重指出，共產國際執委工作的中心，應該是移向製定基本的政治方針及策略方針，大會着重指出，執委照例應該避免干預各國共產黨黨內的組織事務。這種賢明的決議，並非偶然的：它的主動原因，是因為共產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各國已經強固了，已經布爾塞維克化了。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布爾塞維克的、斯大林的先鋒隊已經長成了！我們引以為驕傲的，就是從資本主義各國的這種斯大林的先鋒隊中，已出現了這樣的偉人，當劍子手的鋼斧舉到他的頭上的時候，他勇敢的向敵人挑戰，他們用自己大丈夫的氣概，促成全世界反法西斯運動的高潮。這就是人民的代表——季米特洛夫。當這位百折不回的革命家在反法西斯主義的英勇鬭爭中完全顯露了自己的布爾塞維克氣概，使全世界都覺到共產主義的力量，斯大林式的武士的力量。所以大會正委託他

掌握共產國際領導的舵柄。大會曾挑選了這樣的人為共產國際的領導，這種人將不是根據紀律，而是用說服去實行新的策略方針，大會完全相信，在舵手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揮之下，這個領導，一定是正確的、有經驗的、老練的、斯大林式的領導。

布爾塞維克幹部增長的意義，不只限於共產國際領導機關人選問題上的組織結論，也不只限於這個領導方法的變更問題。堅強的布爾塞維克幹部，是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求得勝利的最重要的保證之一。革命的勝利，不僅依靠於客觀的條件，客觀的條件自然使革命易於勝利，然而革命的勝利，還要依靠於這種革命的人。如果不估計到共產黨現有的幹部情形，那就不能正確規定我們運動的前途。

九 前途遠大的代表大會

七次大會指明了世界工人運動的遠大前途，指明了世界工人運動的戰鬥與勝利的前途。

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引導千千萬萬的工人走入死地，使他們飽嘗失敗的痛苦，他們正迫切要求脫出死地的出路，我們這次大會正是回答他們的切身要求。這次大會，把社會民主黨所說的資方萬能勞方無力的神話打得粉碎。這次大會，又打破了宿命論的立場，如說：羣衆生活水平在危機條件之下必然降低，法西斯主義必然勝利，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之必不可免，換言之，就是說武裝的資產階級必然凱旋，而被解除武裝的無產階級必然失敗。

根據若干資本主義國家內許多勝利的羣衆罷工的具體經驗，此次大會指明了，甚至在危機條件之下，也能够阻礙資方的進攻。根據法國無產階級反法西斯鬥爭的活的例子，大會向全世界工人階級指明，建立那轉變爲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的工人階級統一戰綫，不但能够制止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且還能够轉而向它進攻。其次，第七次大會普遍宣傳了蘇聯和平政策的經驗，即爲國際工人階級以反戰的鬥爭來擁護的蘇聯和平政策的經驗，同

時又指明，以蘇聯及資本主義各國勞動者雙方結合的勞力，不只一次的打破了帝國主義政府的戰爭計劃。最後，第七次大會指明了，世界工人階級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蘇維埃國家力量之增長，使資本主義國內勞動者發生信心，深信他們自己也有強大的實力，足以對付那些武裝起來反對他們的資產階級。

第七次大會的明確前途，並不是消極坐待事變的『自發的』發展，又不是指望法西斯專政自動瓦解的投降立場，而是鬪爭的前途，即是有日益增大的一切勝利機會的鬪爭前途。這種勝利必然要到來的，然而走向勝利的各種道路，也許要使勞動者受到或多或少的痛苦。那些道路當中最苦痛的道路，便是工人階級繼續分裂的道路，以及勞動羣衆在反抗統治階級的鬪爭中積極性不足的道路。

就假定資本主義世界能夠爬出現在世界的經濟危機，但亦不能取消議事日程中革命的前途問題。經濟行情之任何極微小的改善，也將爲工人階級用以進行反攻，以便從資方手中奪回那因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而被資產階級所取消了的一切不很重大的勝利。統治階級藉口挽救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而對於工人階級造成了同殖民地一樣的生活水平，和奇奇怪怪的剝削人權的現象，無產階級對此是不會容忍的。這樣的情形必然到處要引起大罷工的潮流，這種潮流將成爲反對飢餓、窮困與反對法西斯恐怖制度的廣大人民運動之起點。蘇聯民衆日益幸福的活的明顯例子，在這種環境中必能特別成爲效法的

榜樣。

統治階級能用什麼來對抗這種榜樣呢？難道用法西斯主義的形式嗎？但是統治階級若是以爲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建立法西斯專政，都像在德國那麼順利，那末它就大錯而特錯了。德國法西斯主義大大困擾了別國法西斯主義的計劃。德國法西斯主義實行了血腥的新法，引起了全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怒潮。法國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奧國及西班牙的武裝戰鬥，向其他國家的資產階級指明了，要企圖建立法西斯專政，那一定要受到勞動羣衆拚命的抵抗。如果資產階級要魯莽的硬幹這種勾當，那末，他是拿着他的腦袋來冒險的。資產階級若爲法西斯化而鬭爭，那末，這種鬭爭將變爲大的階級戰鬥的泉源，而這種大戰鬥的結局便是資本主義的顛覆。

同時在那些已建立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中，已積蓄起對法西斯專政如此深刻的階級仇恨，以致在這些國家中，革命的發展雖比較困難，但它將採取無情的國內戰爭的形式。

列寧說過：

「國內戰爭的學校對於各國人民不是無所裨益的。

這是一個功課繁重的學校，它的全部課程，必然要包含反革命的勝利，兇惡的反動派的猖獗，舊政權對叛亂者之野蠻的摧殘等等。……這個學校，教導被壓迫階級去進行國內戰爭，教導它爭取勝利的革命，把現代奴隸羣衆中所有憤恨集中起來，這

種憤恨是這些被壓抑的愚鈍的奴隸所永遠懷着的。這些奴隸們一經明白他們奴隸地位的恥辱，而這種憤恨就要引導他們建立歷史上最偉大的事績。』（『世界政治上的引火物』，中文本『列寧選集』第七卷四一〇——四一一頁）

法西斯政策的破產，使在法西斯上台以前曾擁護過它的那些羣衆們，更加日益明白。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對於自己的狀況日益表示不滿。大資產階級中的一大部分人，因經濟災難之逼近而坐臥不安。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日益縮小。同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不只對於無產階級，而且對於以前曾爲法西斯主義的社會支柱的那些小資產階級羣衆，現在而且將來要更大的給以革命化的影響。法西斯專政的危機，如意大利馬特沃特危機，以及德國六月三十日的危機，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羣衆由於過去教訓的結果，將更積極的乘着這種危機給法西斯主義以致命之打擊。任何恐怖都不能拯救歷史上命運注定要場台的制度。

蘇維埃國家——德國法西斯主義準備動員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來反對的蘇維埃國家——將繼續發展，繼續鞏固，且將使各國人民違反並反對狂暴的資產階級而走到社會主義方面來。

如果資本主義世界不來驚動蘇維埃國家，使它在數年之內不受外來侵犯而有和平建設的機會，那末，這個國家將會以自己的成績，向全世界千千萬萬的人民證明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將使一切不問政治的『良



民』，卻變成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家；將使社會主義昨天的敵人變成親熟的朋友，決心為社會主義勝利而犧牲自己的頭顱；將使人類優秀的智星，民族與民衆之花，以及各色種族與民族的被壓迫民衆，都被吸引到社會主義方面來。

如果社會主義沒有使人類發生運動的那種偉大的引力，那它就不及在全球六分之一的面積上業已實現而征服一切的偉大思想了。正因為社會主義為了自己的勝利不須要戰爭，所以世界無產階級及其國家——蘇聯，是爭取和平的最徹底和最誠意的戰士。正因為資本主義是命運注定死亡的制度，所以資產階級企圖以新的帝國主義戰爭，首先是以進攻社會主義國家——進攻勞動人民的祖國——蘇聯的戰爭，來挽救已成為人類恥辱和詛咒的社會制度。

然而向社會主義國家進攻，必將激起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的開展。這種戰爭的結果，如斯大林同志所說的一樣，將使資產階級失掉幾個政府。讓資本主義世界親手掘好它自己的墳墓吧！工人階級沒有根據認為前途是黑暗的。在各種條件之下，它將完成自己為資本主義制度掘墳墓的作用。我們這次大會，是工人階級將來勝利的大會，是準備這種勝利的大會，這種信心充滿了我們整個的大會。

第七次大會確定了到羣衆中去的明確方針，它指明了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正確。我們有執行這種方針及這條路線的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的國策。我們又有正確實現這個方針及這種路線的保證——以其光榮的舵手季米特洛夫同志為首的共產國際的參謀部。我們有勝利的保證，因為帶領全世界的勞動軍的，是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萬歲！

偉大的斯大林同志萬歲！